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四

哀誄

故提舉李公哀辭有序

劉楚

維戊申閏七月某日，前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沒于永新上麓之寓舍。其友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既馳書弔其子自立，又為書弔劉君子琚。以余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嘗為徽州路婺源州同知，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其後調儒林郎杭州路推官，擢拜南臺監察御史。未幾，朝廷以廣西言者擢知平樂府。臺除劄南廉訪司僉事，會立亂道梗，皆不得赴。當壬辰初，亂公遁迹茶陵山中，及城陷，乃微服遁去。往來永新。

境上其後若罹兵禍間關萬死上麓劉子珺於公為故
人與其兄子綸皆倜儻尚義不遠數千里遣人迎候
與其家人而館餽之久乃弗怠公亦樂而安焉公清修
玉立攻苦淡泊如未第時為詩文有典則尤工大書自
遭亂欲絕筆以自晦而所至求文字者輻湊公不能拒
則諱其名曰危行翁或曰望八老人或曰不貳心老人
皆以示已志也公諱祁字一初晚更號希遠翁享年七
十以沒之明年葬上麓之原主其事者子珺也余悲公
擅學問文章為儒宗擢高第為名進士而遭時捨獲使
名與位不大咳于時卒困約以死又悲老成凋謝若余
者孱昧弗殖而失所依歸也乃為文以哀之辭曰

一有蹈死以成名者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累
於吾仁者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紛死生之汶汶者孰
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懼於患難者退必不貳於寒窶者騏
驎之騁陸者儼街轡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者奮余身以
先之倘軸摧而軫仆者雖骨折宜猶未悔苟非所事而在
野者又奚必傷勇於既退昔三仁之異趨者同所歸於潔
身彼食薇與采菊者亦已志之各伸嗟先生之好修者蚤
蜚英於天闕遭家艱之頻煩者勅方發而逆蹶鼓子棹於
星源者登文臺之峩峩揆星文之五色者障浙江之橫波
解子轡以來歸者紅塵蔽天而南騫曾哭母之幾何者豺
狼嗥乎鄉土將九叩首以赴死者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

迹以去亂兮誓遵陸而遭述汨明珠於泥滓兮雜叢蘭於
蕭艾終不混而不遷兮益煌煌而旆旆悵空山之獨立兮
悄四顧其無隣倫誼墮而弗綱兮孰無君而有臣攄幽憤
以有作兮時托辭以著志將掩袂而叫閻兮亦浪浪而流
涕攬臨終之遺言兮魂妥帖而不驚從青陽於太清兮駕
紫麟而上征曰上麓予所安兮山庭澹其秋晚乘飛雲以
往來兮瞻故鄉其未遠恍玉立之在前兮浩余遊而莫從
杼斯文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胡子奇哀辭有序

鄭真

予少時誦書頗以文章自喜受春秋習舉子業然學不
得碩師徒守傳註雜以訛言臆說雖窮日夜弊精神卒

不能得旨意所在故戰戰載北心志不通名聞不彰無
有振而作之者同郡胡君子奇以是經有名湖海近婦
自吳中往來予家因以所業示之子奇授以治經之要
有以發予所未聞今兵革漸息行將復行將與子奇講
明是經庶幾有冀焉者而子奇乃以親老家貧求商賈
之利以為養遇盜溺水以死嗚呼豈將使予終不得窺
聖人之蘊奧耶昔柳宗元著招海賈文蓋為崎嶇嗜利
迷而不復者言之若子奇則志於養親而非蹈險以為
利者不幸而歿豈不重可哀哉於是采其意酌酒江上
而矢之以詞曰
嗚呼子其泛濫汨沒於九仞之淵乎其泝波沿瀾窮萬里

以周旋乎其登蓬萊入玄圃以侶群仙乎將扣龍伯之宮
以容與逍遙乎將泣淵客之珠以織鮫人之綃乎抑將騎
鯨挾鯤與江妃水若以周流八極乎抑將剖分血肉以塋
群魚之腹乎滄溟濁浪高拍天下深不測廣無邊盲風恠
雨飛腥膻鮫鱈奮鬣口流涎奪攘滿眼森戈鋌子行不返
胡為然雲烟慘淡霾日輝屢樓橫空凌嶮巖椒崖銛銳截
危機恠罔出沒遨以嬉性命倏忽成乖驟子行不返將安
之金城歸兮東隅界九域兮限方區大中為路兮至正為
途仁義為戶兮道德為廬安汝行兮徐徐廓爾居兮遽遽
朋酒兮樽壺奉養兮懽娛左圖兮右書朋精粹兮為徒
嗚呼哀哉江海不可以託此盍歸來兮寧爾軀

哀劉兩溪辭有序

周敘

余以使命道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齋志以歿各為辭弔
之使歸便道過家上冢瞻望安成有懷故人劉兩溪欲
絮酒致奠迫於王程不能得停雲延佇沾灑者久之兩
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當承平主上恭勤與民休
息第蔽於權幸政務乖張災異數見兩溪侍講經筵感
激奮發因事指陳光明正大遂忤權幸設他事下之獄
黨惡者順旨拷掠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詞唯呼天自
明越數日竟就斧鑕極刑秉屈三閭之精忠罹顏常山
之荼毒嗚呼悲夫兩溪余平生同志友也用寫哀此三
章向風焚以招之兩溪諱球字永樂一字廷振兩溪者

其弟子尊稱之詞世家安成次溪後徙家葛溪辭曰
 瞻雲山兮安成西懷故人兮我心悅悽虎豹晝號兮鳴梟
 夜啼陰風悲慘兮毒霧冥迷欲往招之兮睇艱險而無蹊
 天茫茫兮至道曠名昭昭兮日月齊鳴呼歔歔兮懷哉兩
 溪

瞻雲山兮薊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晝關兮虎衛
 阨塞蛇虺縱橫兮夔龍歛迹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遭迴而
 屏息冤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填臆懷哉兩溪兮冤
 誰與白

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兮
 我何尤攄忠滅身兮異世同猷哀莫哀兮沉清流慘莫慘

兮野投死生一視兮如彼浮漚千秋萬古兮屈劉匹休

太白山人哀辭

鄭善夫

人生知遇至上下數千載兮余幸與夫子而同時胡讒懼
 之弗恒兮羗遷次而垂睽哀流俗之好汗兮懷脩姱夫焉
 施抑神龍使在野兮蝮蚶日愆愆于天池駑蹇之縶服兮
 騏驥反俛耳而四馳時方覆巢以破卵兮鳳鳥逝而不來
 伏隆中以自營兮吟梁甫而興思日矯首以引睇兮不及
 夫重華之垂衣世誹詈其日相踵兮荃直任而弗疑苟尺
 篲之靡虧兮伊何指夫瑕疝循擊壤以入洛兮世更詫夫
 鴻跡之大奇盼秦雲而忍心兮余固知夫達士之不羈何
 二家之紛龐兮偃至教之凌遲無惑乎夫子之崇玄兮將

賢知者而過之。堯遵夫韓張之遺則兮。賈老氏藝文而來。茲惜日月之不長與兮。荃僅睹夫聖道之藩籬。徒使衆口之嗷嗷兮。祇云白甫之言詩鹿門之耦耕兮。德公廼皓乎。龐眉曰。二家之善老子。緊非孔氏之所知。果南華之以死。為樂兮。將爾返其真而去斯皇天。苟一其嫉妬兮。飯牛鼓刀者。何終值乎昌期。余悲夫素交之凋盡兮。紛涕泪之日垂及茲。吾徒其向孤兮。夫誰共業之余。貽慨藕居之遠聲兮。已邈若乎雲涯。羗宿莽之未生兮。來陳懇此誄辭。吁嗟傷哉。乎邦家之瘁兮。余又奚旁及夫所私。

慕蘭徐先生誄

馬駙

參度啓曜朱明介序。赭雲蔽空終風倒渚。蘭萎失馨堂實

有佇薤露零堊蒿塵被野。霏嵐罷潤川梁攸阻。如焚如棄。既雨既處。哲人之亡。志士辛楚。巷歌無聲。庶春息杵。豈無老成典刑。孰舉豈無孝友。中外孰予。豈無尊酒。星聚何許。猗與慕蘭。神明華胄。殊勲大國。式載明后。光烈壯鉅。沈鷲篤厚。武胤悠遠。文脉始究。少鍾慕孺。長厭紈繡。夜誦凝精。晨披侈味。何物寒暑。終忘旦晝。學優大隱。志高小誘。白石清風。青林爽候。鉅浸憑輿。洪鍾待叩。萬物皆備。八紘咸圓。宜民宜人。如左如右。如種而獲。宜而似有。遭家不造。難鍾戶牖。不亟不徐。知度知守。底豫中闌。息紛外詬。變豈曰知。有舉遐實。詬豈曰無。有德中懋。夢我既廢。薪粒乃授。琴瑟好合。墳箎迭奏。燕篤朋觴。祀隆俎豆。恩溥親疎。卹在僕幼。

仁及魚鳥行不逕竇教子一經曰長汝受曰若二仲繼我
駢偶從容大化頽仰高厚不愧以忤無省而疚委順長歸
或正丘首邈邈川原綿綿宇宙視之若存望之若就下為
五芝上為列宿萬歲千齡公焉永壽

袁督學誄有序

張鳳翼

夫照乘之珠不競明於燭火冲天之翮不類逐於鳥飛
豈好異而凌物哉亦云殊致而已故和光而處者士之
恥也從風而靡者物之薄也若乃蕃掃除以責躬滂澄
清以矢志豈不欲趨時立事同塵赴功而寧行與俗戾
身與禍期業雖不竟道不貶矣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僉
事汝南袁君弱負奇表長蜚令譽藝綜衆長學貫群典

振羽甲科驅驪天路方展宏規佐明理而竟以為氣迂
時廢謫彌年稍遷遐臬旋復解組鴻漸塵表蟬蛻世囂
掃榻絃琴以娛泉石之性連席講道以開詩禮之傳殆
所謂足於性而天損不入貞於期而時累不淫者也春
秋四十有六嘉靖丁未六月十三日卒赴者幅抑聞者
涕零唯予小子夙仰典刑追惟前哲誄諸素旌乃作誄
曰

天命靡純人道胡測蘭焚以芳木伐緣直嗟嗟夫子使我
心惻爾才既豐爾運何嗇茂淑始誕岐嶷夙成匪琢而粹
不鎔而精博師茂先文希長卿牧虛士禮邦推儁聲戰藝
京闈寔首多士射策大廷咸謂稱旨明光傑直雙書造史

西曹奏讞徵金輸矢司武秉文擢秀揚芬鑑同秋月藻若
春雲使無求備錄不遺勲乃武乃文克慎克勤嗟嗟夫子
力弱氣剛城門之火池魚之殃殃匪外至寔自中傷三木
非罪八議奚償寥寥湖鄉淒淒戍舍夜即竄李長沙投賈
湯網一開漢詔南下橫塘之濱黃山之社山盤水釣斯適
其天非直也遇亦性之便墉隼既去梧鳳斯騫踣履可悲
浦珠復還迢迢百粵士習顛蒙庠均被化禮樂同風進庸
當道退決成功人惜其去子得其中依世風頽塵迷波逐
克隱終南爭馳冀北志士急功貪夫狗祿詎若夫子名全
身淑節挺羔羊慚彼掃門氣雄釣鰲專闕失尊惟德惟義
夙好斯敦荆棘不去桃李無言廣老難封雄疲執戟劉向

子遠展禽三月長江一航故林雙屐意外煙霞壺中泉石
鸞雛方舉鵬賦偕成與善曷據助順難明鄉凋國寶野墜
長庚牙絃絕響謝草靡賡嗚呼哀哉二毛未及下壽莫躋
才傾倚馬志仆聞鷄苔碑月冷隴樹雲低弔鶴時至鷺鳥
亂啼嗚呼哀哉身化異物魄作山靈然藜掩閣問字虛亭
江淹擲筆荀令遺馨風雨先麗霜露愁零嗚呼哀哉追惟
往昔人孰無死宜修而短孰與夫子修短莫論象賢茲恃
永紹斯文用彰遺矩嗚呼哀哉

何隱君誄并序

張之象

夫雕麟采鳳非林藪之常群朱草青蕖豈園池之庶品
繁生匪貴罕觀為奇此逸民全真素之風高士養浩然

之氣也乃若王倪齧缺振操堯年石戶蒲衣超跡舜代
固已等圭璧於鴻毛棄軒冕於敝屣矣而載曆遐曠淳
風寢移至使簡兮之諷興不事之貞喪無已惜乎矧彼
饕餮之流馳競紛擾而玄心獨暢養志弗營者鮮矣又
何足以揚景輝厲頽俗哉明隱君何孝字宗本華亭柘
林人也含川岳之清華苞靈暉之上美誕有特表長而
克才夫其孝睦之行稟自天陶施舍之仁溢於物譽蓋
卓乎不可駮也爾乃窮覽典謨備閱經緯藝成學立靡
所弗貫故縉紳服其重器朋徒歸以高名然猶以道乖
域內體倦世羅雖所司虛席休命集門非其志好莫能
一屈用乃追惟班子自炫之譏秉魏賢不素之節考槃隄

岵鑿室海隅放情泉石之間托興魚鳥之外琴尊既朝
夕所娛蓬島復戶庭可對容養簡寂掃滌煩機守一以
無為抱神以自靖萬物不易其樂百感莫滑其慮冲襟
與星漢同高逸思隨烟霄共遠曷所謂志意驕富貴道
義輕王侯者也方將邈河上之玄跡騁松喬之清塵竚
丹霞以舒翰超天路而遐奮景命不延以嘉靖十七年
三月四日卒微言已謝高軌何遵遐邇有哲萎之悲庶
一髦懷人百之感余以不才忝交英嗣嘗覽輝於道德之
門欵對於芝蘭之室自昔開曠但爾累年何慮隱君忽
復喪墜是以慨仁風之永戢哀雅範之先零悽矣其傷
一恤焉增歔夫音徽籍乎諷誦事行彰於錄記不有詠述

曷宣余懷於是咨度文儒參按典則考行定倫作誄著
謚僉謂君安心好靜純行不爽宜謚曰夷定先生樹以
素旂表斯休美俾懿德耀於來世令譽播於不泯其詞

曰

於皇先生天授淑靈德潤琬琰志貞松筠厥度克廣厥器
孔深清之不濁澄之不清禮協朋儕德被宗黨敬以心因
孝惟色養篇藝總探竹素畢講匪撫其文致思無象禍緣
福始寵為辱門知止則恭忘欲者寧代歷澆暮智詐橫生
攘袂于取怒目奮爭豈若先生獨諒斯意行卓時違道崇
俗異歛華以樸韜顯于晦冲漠恬愉蕭然何累第五散帶
家風在茲子暫躡躡躡世軌未頽先生乃作尚與之齊思凝

太素象應少微鵝冠敝履荷蕢披裘托懷玄勝遠咏眇周
不臣天子不覲諸侯蒲輪虛往璧帛空修仙楹鬱起石宇
崇構桐篁障霄烟霞吐岫芳芝可飡清泉可嗽玄塵徐揮
朱絃朗奏性愛丘壑情篤禽魚耦耕長桀慨想黃虞物擾
我逸衆知獨愚本同得喪寧論毀譽苑以丹林池以綠水
荆扉畫闥蓬戶夕啓嘯月重厓御風千里體道含真頤神
寶已激貪弭競起懦遷瀛抱此玄粹百世之師閔予頑鄙
逐食推移退慚德誨延企令儀願言優游庶以永歲慶履
弗舒內診遽逮吁嗟彼蒼胡寧不惠景命伊何倏忽傾斃
嗚呼哀哉杖几猶在中扇尚陳如何夫子玉質長淪琴遺
戴逵釣罷呂濱木拱新隧苔封舊庭影滅皓日迹絕黃壚

視此咫尺邈若山河仰晞歸鴻俯鑒逝波惻愴傷心有恨
如何嗚呼哀哉何世不更何人不化人壽靡常日月代謝
宿草易滋流光難假重壤無春幽壑長夜祥雲滅彩列曜
潛輝泉燈已閉隣笛猶悲亡者不復往者不追尚有懿憲
身沉名飛嗚呼哀哉葉落淒淒鳥鳴嚶嚶嗟乎夫子莫聞
其音駕言于邁涕泗彌襟觴物淒懷援翰宣情嗚呼哀哉
休隕南陽靖喪潁川易名之典有善必甄旌此夷定嗣彼
昭玄爰謚爰誄丕顯億年嗚呼哀哉

東泓哀辭有序

錢薇

歲己巳文部尚書鉉罷歸新安借道禾郡尚書語郡大
夫曰吾力能死兩諫官歸無恨况聞天子將賜環復吾

官郡大夫以語予予曰所謂兩諫官者何人哉未幾有
東泓之報於是海內士輒為諫官危諫官亦各以言危
越明年予服官左掖然見諸諫官以言進者更剴切則
更得聖明優容如大海之受百川而予疑東泓之死命
也夫然尚書門下故吏散在各執事予每每訪之或曰
薛給事輩相繼論尚書奸尚書撫論各朋黨遂有旨杖
薛給事輩先一日尚書邀兩錦衣飲尚書親起為壽厚
之金三百次日薛給事輩杖杖且死然則東泓之死非
死于錦衣之杖死于尚書之金尚書歸新安其子習見
尚書狼殺人迺欲死尚書倒尚書于地尚書憤懣疽發
于背三日死嘗聞永樂中尚書震計殺尹昌隆一日震

家居見昌隆入遂昏亂亦疽發死夫昌隆之論震猶東
泓鉉之殺東泓猶震而震鉉之死若一轍然鉉又借手
於其子天道好還也蓋天植忠鯁之臣而計殺之其罪
一使天下後世見東泓輩之死而不知鉉輩計萬二有
疑及聖德則鉉之罪益大其罪二自鉉計殺東泓雖天
下明知聖上好諫苟非中庸之士恒以東泓為戒則鉉
悞國為甚其罪三天胡不報之以速死又使死于其子
甚鉉罪也又聞東泓拜司諫道出濟寧聞聞為有力者
數啓啓則水涸滯東泓之舟三日既而兩御史至鞭聞
官吏震吼如雷人於是賢東泓德量他日勲伐未涯也
乃今死於鉉然不死於鉉則東泓之名不益彰予乃次

第所聞而哀之且使天下無危諫官諫官無危言并以
見聖德高明廣大何所不容而如鉉者世當以為鑑也
其辭曰

人豈能無盡兮孰為禪于綱常於乎東泓之死兮鳴鳳朝
陽彼奸雄之金兮出于橐囊以快其鴟隼之毒兮自以為
計則良豈知穹蒼不可欺兮身名俱喪於乎東泓之心兮
白日東泓之節兮秋霜於家為孝於國為忠兮何用不減
惜鸞凰之不可作兮彷彿猶聞芝蘭之馨香

明故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總督浙直

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
三台中圻大星告殞夷夏同悲黃稚走哭畊夫為之釋
耒織妾爰以下機捨佩捐珥者充間輟相與謠者載路
雖哀鄧劈面而慕羊罷市茂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
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
邊經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宦履所
先之地不得重為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漸水
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疆嶺內扇鯨鯢肆毒吳
越丘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
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鬢首負
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戰士馬四集旛旗
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獷弩百
吏不前譬之匹禽負矢而百羣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
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
士女蒙汗雖非析骸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
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縮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
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膽明目
迭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
糾以刑罰于時賊逼樵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遙通告急
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于毒賊果自餒不戰而斃於
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計軍威
大振士氣答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踏軍蹇

旗坎壙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嬰脰陸壩橫涇之捷東
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稜四抗夷魄盡禡牛蹄
之鱗悉委命于涸轍矣狀聞天威始霽手降褒綸超序
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雍
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謀餌
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于松浦東收
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荷
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天子嘉迺于襄之勛
使正圻父之位秩崇官保榮晉台孤贈先敘後光駟異
常豐功顯賞豈不於赫乎昭灼于一時者哉然風波滄
駭危機密發朝霞啓暉太陽戢曜葱聚來代牧之命昌

國脫走趙之身公迺詣闕請辜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
詔放歸隱悼播越及于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
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
人上變汚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
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
鑑鳩之進公遂卒于獄焉嗚呼哀哉蘭蔭傾頓桂林移
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誣于王渾安西舍
冤于鍾會毗睢積豐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然矣嗚呼
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序舊章俱刷萬品咸新
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啣恤黃原覆
盆寢日伏闕劾呂強之書段熲之功莫發籲天乏朱勃

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辱門
生提章慚郭亮之風變服魏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
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于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
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為國綱紀嶽瀆降靈虞帝攸社封陳婦姓爰謚
從起炎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牧御史操行潔清
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閔闕家襲青紫顯矣
集英大鄣發跡祠事廬江寔光祖德卓卓令公英英哲選
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慨慷闕廓深遠經術起家策名
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鬚再縮邑符青越名令廉能奉公
班宣法政踔躑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察師風三楚澄轍懸鏡

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只越申禍無良東鯁鼓浪短髮跳梁
土孽內訌陳葉徐王人亂之剝苛我陞疆東國南紀蕭條
萬里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關門晝鍵官無完寺
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
殄將知勇俱廢隳法干典誅及大吏駭薄舊京皇帝震赫
譬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恧天子曰吁惡用
六師不有三尺孰為我持廷議衆集維憲克之危事不齒
雄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
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為民紀統
糾刑明罰肇末埶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椎牛
饗士均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竒軍始作氣捷凱屢收

群免就殪東土底平萬國寧謐繫昔王涇何戰之塵裝露
橈船供儲酒醪穴毒瓶甌醒酒群梟三軍闔志闕虜百倍
露布日揚賊為焦碎肉薄登陴鼓行而進席婁勝威雷擊
霆震於鑠令公後端先出擐甲揚鋒申明軍率誅賞亟行
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勇不程力玩弄
掌股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處畫禰禰授策戰士用命
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烏宣法勤身以定
南國罷枕霜戈饑啜江淥夜不尊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
夷無筋骨伏殺略血鼓音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于
異類臣節以共凱奏帝闕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憲右
御衆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載闡

便空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身簡服士卒
約束重申建節嚙命以明四方拊循和輯以肅戎行若換
耳目弗移聲章於時內孽叫囂狂啖穴裏外伏直廼魁渠
姦軌逞志結禍鼓釁心不可畜偷生以殉維我令公殫心
作圖譎謀博畫獨運神樞柔遠剛邇左牝右牡迭用周旋
機弗恒究賄成間使嚙堅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渡
溟渤賊落吾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
揃鏟大憝京觀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拜其百苛蚘其
讒慝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巢除田
麋弓卧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游敖嬉逐鳴鷄
吠狗烟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寔再造東岱匪庸

勳載銘府彝鏤鼎鐫方仲顏行伊尚隨肩錫與蕃渥位尊
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
百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美孔嘉先王鐘鼓詎敢自多威懷
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
爭寵害能薰脊怨即內寡休休外乏諤諤抹撤鴻鉅指索
纖薄謂功為罪移清以濁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讎功寬過
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杼以三群輕折軸悲何以堪廼繫
于難卒死于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構赤車來徵投杯而起
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為主圖以免尹鐸怨若
怨焉夫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
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微基
厚壙崇朝而壞逐句以戈善逃安在嗚呼哀哉若盧決命
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倏恫惻悽嗚咽鳥盡藏弓豈無
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葬蕙苒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
與哀殞喪我心怛怛嗚呼哀哉小物不勤大患終撥不善
過賓家覆身歿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外豈在明
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其常嗚呼
哀哉

戴子良招魂辭

方豪

雲南方伯戴子良先生溺于沛河其友應吉士元忠會
予于南旺湖託予招其魂同返予于子良亦有薄交而
元忠之意鄉里斯文之情皆不得已也作招魂辭曰

維嘉靖二年三月念九日越人方豪承同年應吉士元忠
之意董以牲醴香燭奠告於大方伯雙江戴子良先生之
靈曰嗚呼來也子良爾有家兮在天台之石梁嗚呼來也
子良此何地兮兼葭魚鱉之場嗚呼來也子良生能弭逆
藩之虐兮乃不能禦惡波之殃嗚呼來也子良彼河神與
風伯兮孰為主張嗚呼來也子良豈今皆邪魅之擾兮遂
覆我良嗚呼來也子良彼既爾外兮爾何可以一日而留
其傍嗚呼來也子良河雲黑兮河水黃嗚呼來也子良風
慘慘兮月亡光嗚呼來也子良早隨我兮還故鄉

招魂詞為子萱

錢琦

萱以清淑勤苦積學成名早拔賢科游居儀部夫何以
獲罪謫守德慶州客死炎方輿襯艱險歷程五千悲哀
罔及五內割裂父乃長號遠呼升雷四望而招之曰

噫魂歸乎來爾父在堂嗟夫日昃之離爾母在土八載其
將疇依噫魂歸乎來妻妾三人未滿四旬四子二女孤苦
伶仃哀聲載道行路之人有不忍聞噫魂歸乎來縱不干
爾父母是念尤當憐室內之無人繫婦來德慶不可以久
住兮瘴氣最惡白日如昏殺人非刃十往一存况夫雕題
椎髻尙有乎三吳民俗之淳繫婦來南方不可以止兮蝮
蛇藋藋封狐九尾巨虺多哆啖人脂髓繫婦來北方不可
以往兮一望沙漫誰其友隣飛雪千里層冰如山去不復
還繫婦來東方酷熱金石燦流咸池若木浴日驚濤長人

千仞吞噬莫逃際歸來西方無墮鬼教移人非我族類流
沙傾陷弱水難濟繫歸來無上初利豐隆震威飛廉插翅
縱能力排閭闔帝閹之怒不可避繫歸來無下幽都河伯
馮陵龍師仡仡吞象之魚深淵莫測魂兮歸來閒以靜止
峽山之東景物勝麗父兄宗族生長故地樂不可言只峽
東之春舊屋數椽鶯歌鸞舞花卉爭妍魂兮歸來恣所適
只峽東之夏門牆幽楚綠樹成陰逍遙步履魂兮歸來恣
所遊只峽東之秋稼穡稠稠黃鷄白酒主獻賓酬魂兮歸
來恣所飲只峽東之冬時和歲豐烝羔烹豚炮鯽炙鳧魂
兮歸來恣所嘗只峽東之曉暘谷始且萬物畢見峽東之
暮崦崦滅影月星滿戶其樂無度魂兮歸來尚信汝父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五

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
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
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荐
饑來乞糴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
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
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
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

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饋七
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餽之粟惠公薨懷公遣
使軍于盧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
子繁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劬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
宮呂卻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
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
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
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勲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
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
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鄔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
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橐鞬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遲

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
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
文公自是信宣于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而
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
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
武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
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思結盟而還文公薨襄
公即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有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茂棄
我穆公以墨衰即戎敗我于穀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
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願微

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勝薛我也將悉弊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脩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祁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上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做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於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卻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惟命鍛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

為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
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
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
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
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
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
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
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
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
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
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

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
鮑為之首三謝亦木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
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
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
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
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
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
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
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
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

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柰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蓋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若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

於大曆之際錢卽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

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
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
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
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
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
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
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
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佑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
杜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
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
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
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
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
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
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
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
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
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
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
唯深於此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
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焉
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

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瀛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瀛白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蘇伯衡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為

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蕒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為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為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璋有璋有好貨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範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蕭魚之會執事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悅于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

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况我異姓
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申禮于晉於是乎幣莫
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為
禮則執事之是啓者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匄之不敏
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匄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此之
罪匄以為敝邑賴之而重之以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
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藥郤晉原狐續慶伯國
邑之賦以供伯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
賴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為民也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於今不替則敝邑
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猶弗之浚而况諸侯

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
不力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竒慝時作庶民罷敝
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
也則懼以為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
乃籍匄以為口實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
禮以幣行亦以幣成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嗇
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
有責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
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
背盟背盟必怒隣怒隣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贅幣相
周旋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腆也不猶愈於不

享乎執事其圖之

擬劉封答孟達書

高啓

封白子度足下書教僕自貳開陳利害甚悉且讀且思竊有未諭蓋聞利害者賊義之端也人惟諭利而不諭義故有君臣父子之相叛君臣父子之相叛臣子之所不忍言而足下之書何以至僕側邪便焚書止使以告絕於足下然恐足下不知主上所以待僕之意而僕所以報主上之心并書中有可復者故勉述簡牘足下其聽之昔竇嬰與灌夫懷交友之私實同田蚡之禍韓信於高祖感推食之意卒拒蒯徹之說此前史之美談而足下所共聞也今僕於主上體同血胤名附宗籍至親厚恩固非交友之私也

出則摠戎入則居守尊位重祿固非推食之意也足下視主上所以待僕者如此則僕所以報主上者其可異於二子乎且父與君有其一皆當致死僕一身而二責萃焉其致死也亦無疑矣而足下乃以商種白起孝已伯奇為僕之戒是何言之過也夫為人臣者患忠之不至而不患君之不知為人子者患孝之不純而不患親之不察使不幸而為商種白起孝已伯奇則亦將瞑目長逝而無愧矣復何求哉若所謂申生重耳之說又不然晉獻公無道故有是事今主上聖明內無嬖幸之人外無讒慝之士嫡庶有別慈愛不移何可妄相引諭以為誑惑之道邪末後責僕以三事是益見足下之不思矣僕請有辭焉夫古人有以

義為父子者何謂非禮知守節而不變何謂非智見僭偽而不從何謂非義僕之自處亦云得矣若從足下之計而求以為禮為智為義是猶惡寒而去裘畏熱而附火不愈甚矣今太子已正位東宮僕當長守藩國為王室屏翰若以不肖不得順於君父則將素服詣闕藉葦待罪安能棄親事讐竄身異國生為棄人死為繆鬼足下所謂大丈夫恐不如是也况剖符之封僕所自有迺欲使之舍安而就危去順而從逆僕非病狂何利而為此古人之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亦有所不為况尺寸之土哉僕此心皎然天地神明實共臨鑒足下安能移之若以僕為愚或可以言誘曷異以告趨走之人曰而叛而君語孩提之童曰而背

而親莫不唾而去之矣僕雖至愚然於君臣父子之義亦嘗聞之矣何至不如趨走之人孩提之童哉於戲初漢之陵夷也董卓首亂二袁效尤海內無所底定主上奮起欲與曹操戮力匡濟以救元元而操亦懷圖中路構隙故主上一破之於烏林再走之於南鄭而天方佑奸得死衽席今其子丕不思蓋前人之愆乃敢陰造符命自製禪文遷易重鼎盜攘神器有志之士咸恥立於其朝僕嘗獲從足下周旋行間竊觀足下亦有志者故將共圖於中原報竒遇於吾主而天奪足下之魄使自棄於忠義之林北面偽庭為天下笑既不知愧乃復為人作衛律耶今主上閔宗社之顛覆復恐七廟祀隳萬姓失戴故資荆益之饒據岷

峨之險正尊號以繼大統方將出關隴定三輔仗義而東以收復故物足下若能慕隨會之明陋李陵之暗使不遠而復則富貴寵榮當保如昔倘以斯言未信終忘首丘之念恐鄴下不守以白衣從輿襯之後得無悔乎此誠知者變禍為福之日幸審度之無忽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斯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

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

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
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緻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
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
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
相伴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
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
舟不猶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
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
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耶蘇子謂錦綉綺
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為服則綿繪
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於作者

之見矣世有窶人為觀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鑿而剽之幸
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藹然盜
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藹
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故夫蘭若翡
翠又烏觀夫掣鯨也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
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含之而為漪蹙之
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
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
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
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
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

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
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
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
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圻矣無蓋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
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柰之
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
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
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
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
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
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

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
賤矣此亦好恠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
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
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
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
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竒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
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
古矣則亦難乎擬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
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
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
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

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具焉故敢略陳其說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心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未有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

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弗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脩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

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與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

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章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

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 夏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
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
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
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
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而同日是會之與
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
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
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
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
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
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

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
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
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
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
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
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
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
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
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
也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不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
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

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詞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躧之則所謂隱微者猶是矣然則易之豕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

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議論辯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先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雖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

矣陳傳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予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

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瘴惡異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決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

以盡意而明諭之懇懇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
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
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書

羅肅

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里先生閣下僕聞探
虎穴者必犯其怒蹈層淵者必捐其軀此理勢之必然古
今之通誼雖三尺童騃猶知之况於讀父書數十行識道
理二三事入則侍講經筵出則職司風紀者乎然志士委
溝壑而不顧者由其所守不易故僕至愚至陋雖不能古
人志而舍生取義亦以甘心焉此所以雖嘗以言事被斥
而愛君之心猶不能不惓惓於今日也然論者必將指而

謂之曰斯人也好等鼓瑟者與抑亦出位而思者與不然
則亦三伏光範門之流也噫是烏足以知汝敬哉夫以太
平盛世風雨時人民安海宇寧謐固無可言者矣况乎聖
天子具堯舜之資而臣隣弼直皆臯夔之輩又奚俟某一
言哉然勢有關於宗社之重事有係於天下蒼生之大則
亦不敢畏論者之口而避蹈淵探穴之危也用敢薰沐緘
辭以致愚衷萬一惟先生進而教之竊聞 太祖高皇帝
提三尺劍不階寸土界群雄以中立處必爭之要地間關
展轉二十餘年於是西舉偽漢東殲吳越南徇交廣北定
中原夫然後受天明命奄有四海開萬萬世太平之基嗚
呼創業之難夫豈湯武所可擬倫哉自時厥後天無烈風

滙兩野有瑞麥嘉禾海岳效靈諸福之物畢至而未聞高
皇帝代天子民之心少有暇豫也迨至太宗文皇帝始
之以內難繼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擲風沐雨躬擐甲冑
一戰而幽薊平再戰而齊魯服三戰而淮甸清四戰而奸
諛就誅反側以安夫然後大安宗社再造寰區紹開中興
之鴻圖弘建無前之偉績嗚呼繼統之不易夫豈周宣漢
光所能彷彿哉自時厥後四方風動萬邦咸寧祥麟貢於
南郊龍馬產於東海可致之祥畢書諸簡亦未聞文皇
帝敬天勤民之心少有豫怠也夫以二聖創業垂統如是
其盛顧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兢兢業業惟懷永圖穆穆
皇皇以成至治是以六七十載間風醇俗厚上下化之聖

子神孫得以享太平之福於悠久也夫何仁宗昭皇帝
嗣大寶位未及朞月而奄棄群臣四海之人若喪考妣啣
哀抱痛以迄於今若此者詎天意耶儉邪倖進之徒挾迂
恠之術售金石之方以求寵榮富貴而致是也然而朝廷
不知罪臺憲不以言遂使此輩得志當時而賓天之詔遽
下矣僕聞詔驚惶五內分摧愴悽憤不自知其心之慟
哀之深也而忠肝義氣之激烈斬焉衰服害究厥衷竊思
去冬僕愚戇封章應詔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而
昭皇帝念其愚闇憐其孤直以為言雖未足采聽而心實
可矜憐於是弘天地之量寬雷霆之誅宥其閑散之愆錫
以清要之職俾得居言路近耿光以對揚休命厚德深仁

海涵春育撫躬循省思報何由幸賴聖天子以聖繼聖恪
遵成憲尚冀得少螻蛄蟻之誠薄效犬馬之報庶上不負
先帝任御史之意下不負平生之願也然而涉月累旬猶
乃緘口結舌卒無所言何哉良由聖德日新聖化日廣深
有契於 太祖太宗創業垂統之心又有臯夔輩匡直輔
翼有如先生者也夫惟臯夔其任則必臯夔其心臯夔其
心則必克舜其君矣當今之時舍先生其誰哉此僕之所
以不言者非惟有所不敢亦且恐蹈越俎之誚也及今亟
欲以微事上言然又恐終蹈未信而諫之戾是以徬徨不
于緘封數四幾至竟違空函然而愚衷所激終不忍在弦
之矢而不發也伏於今年六月觀車駕往天壽山躬謁二

陵京師之人無有大小拜手稽首瞻望咨嗟以為聖天子
大孝將以稱殷禮展明禋而勤孝思也雖僕之愚亦謂謁
陵禮畢不過渙發玉音命所司賚徃役勤事工覃恩澤然
後整駕端歸以奉皇太后朝夕而慰士庶歡迎之心寧有
他事耶既而道路歡傳乃謂禮畢即較獵講武且云先驅
未成列車不迫駕而天閑龍馬已載道矣若此者豈祖宗
之心與又云此時扈從惟也先士干與其徒數百人肆豺
狼之貪爭狐兔之利風馳電掣倏去忽來操弓矢縱鉗勒
以馳逐先後罔知白矢之義不識逐左之恭其氣憑陵其
勢猝勃而狙詐獠狂尤難名狀僕聞此言心悸膽落疑信
相半而傳者如出一口僕以為菟苗獮狩固有國之常經

而講武農隙亦盛世之先務然未聞謁未就工之陵而與
降胡較獵於山谷間也矧也先土干者醜虜之桀驁降胡
之狡獪視其貌則蝨目而豺聲察其迹則獸心而人面以
弧矢為生計以殺戮為耕耘萬有一不虞雖悔何及哉且
斯人固不可以恩義施若其少知恩義則當親其族類以
居其地矣今既背其所親捐其所居又烏能保其異日不
見背於我哉且其來也非其本心其留也迫於威勢夫以
形及側之相祗黠猾之謀安可使之先後䟽附耶傳曰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信矣而猶寵異之若是豈非聖天子推
赤心置其腹使之漸摩仁義耶然垂堂之戒啣檠之虞在
先生則不可不為之深慮也且夫出警入蹕豈徒為觀美

哉先生四朝耆臣二聖元輔於此而不言則誰得而言之
此僕所謂勢有關於宗社事有繫於天下蒼生者正謂此
也僕於馭夷狄之事嘗言之 文皇帝 文皇帝以為迂
又嘗陳之 昭皇帝 昭皇帝以為愚然僕自以為不迂
不愚苟循其策而行之則朝家得懷遠之義而遠人拜來
歸之恩矣懷之將如何亦曰散其部落厚其賜予遷之迤
南擇便好田地以處之屬之衛所解其甲兵而不以事任
之夫如是雖突厥之強匈奴之盛薰鬻之大亦不得肆其
豺狼之暴矣尚何啣檠之虞垂堂之戒僕嘗以為也先土
干者處之京師且不可今乃寵之以扈衛之近以為名之
六師且不可今乃賜之弓劍俾得待衛聖躬於道路此僕

之所以亟欲與先生言之而足五及門卒未遂一面雖然
方今柱石之臣可言者非一人而皆禮絕百僚且無交際
之雅先生尊則師也親則斯文骨肉也又相從楮研有年
故凡忠義所激惟某得以言之於先生惟先生得以所言
達之於上也先生苟不鄙棄之僕又尚敢緘嘿有所避忌
哉僕知此言違則死罪雖然其不言而死以同草木朽腐
孰若言之而斃之為愈乎况於聖天子至仁至聖或矜其
愚直而賜之不死乎此所以於推鞠之頃汲汲然書之燈
下以陳先生之前者誠以夜來太陰之薄蝕天意或者垂
象以為此虜先戒也不然何以變異如是其速哉夫以天
象之變異於上者如此人事之乖於下者如彼人皆知惜

之豈先生獨不知耶昔李文靖公以天子春秋鼎盛日取
四方水旱災異上之其意蓋欲致警戒於其君以潛消其
土木禱祀之心耳夫以文靖輔導庸主猶若此况於不為
文靖者乎而况於聖神在上者乎夫以先生之學該乎古
今先生之德並乎古人而先生之祿之位又稱是已於此
而不言不可也傳曰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詩曰衮職有
闕仲山甫補之先生今之仲山甫也今之伊尹也等而上
之實今之臯夔也又安可以古人不相及辭也先生苟不
以書付之水火特加茹納以時言之則豈徒僕之幸而後
之人皆將曰仁哉楊少傅之能容物也如此賢哉楊尚書
之能忠於其君也如此又將曰汝敬之愚直能思於所事

也如此能不避禍患如此若是則楊氏之忠節不惟有光於將來而僕之家聲亦庶幾其不墜也若徒緘嘿素餐使後之人評曰斯人也而有斯職也則弘化寅亮之職固將有負於先生汝敬烏用任御史哉臨楮覩縷不勝懇切之至即辰冬冷未間冀為時自愛不具

上堂尊書

蔡清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蕭然無一可仗天之意殆為此耶愚謂此病瘡也非病源也數

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已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柰何公論所指曰某為奸之首而奸之首乃

晏然朝端不動矣曰某為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
端不動矣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
人耳即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
縫如此况於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
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
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
謂罪皆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
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
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非但大姦大佞其實
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
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廝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

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
馬之資者乃多充物於庸將之家轉於權倖之門於是兵
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
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
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虞前世草莽間英雄往
往乘間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
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
及時振吾紀綱以拯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
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
者也嘗恠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
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

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
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
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
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况以今日堂堂
天朝幅員餘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
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
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盡革熙豐
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
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
恃以為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
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

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脉舉四肢
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
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
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拘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
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嗚
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
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
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
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
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
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

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脩省之計伏惟大臣為
國家先謀其大者獻之上耳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楊守陳

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貪狼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為
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
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繼之
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
時挈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
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
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
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

至京師燕賞豐渥糶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
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蒸庶積
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笑
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之男女以剔視之賭酒荒淫穢
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
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命重帥恒守
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脩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
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按堵而倭奴潛伏
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
幸其自來送死皆瞑目殲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
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

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鄆先罹其害矣民稼穡為之
舍館浚民脂膏為之飲食勞民筋力為之役使防衛晝號
而夕呼十徵而九歛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
強規物貨善譁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
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地民其
有不譁然如吾鄆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
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
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為糜國用弊民生以通厚之者一
則欲得其嚮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
如前所陳則非嚮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
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乎其君越裳獻白雉

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
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我讎敵而於構釁之餘復敢
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
况我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為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
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
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
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
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為宜降明詔數其不恭
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
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薶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
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

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質賄不貪雖有遠方珍
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
畿亘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歛之苦父哺
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
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
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舉一事而
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不侔矣僕雖斬
焉在縲絰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慮國之納侮故敢布
之下執事冀采擇以聞庶少補廟謨之萬一惟執事其亮
之

與劉德夫書

王九思

九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絕獲奉教書如聆
晤言幸甚幸甚緬惟往昔翱翔翰墨之林僕本鴛下不自
量力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
遭時齟齬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春之
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于是時有以自惟謂朱游廢而
易教昌董子退而經訓博賈誼憂時新書迺興王克屏居
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于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
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慮而振藻垂聲于無涯
也如予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庸與時違已矣已矣尚
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
醞藉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洪麗班固之豐厚莊生之奇

惟國語之溫雅戰國策之縱橫博以取之滿以發之下上
千載之餘游心觚翰以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
石誠能甘心悅意勿有復怨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
家臭天降割先君不祿禮樂崩壞文藻屏棄嗣以老母貞
疾賤軀多疾迎醫治藥迄無虛日歲月不居端邁如流五
十之年忽焉已至于是而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
有若兩人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憫素志之終違
懼脩名之未立徬徨中夜泣泗連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
謂四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伏生耄耄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
老進修弗渝有如予者上之既無以策勲天朝下之又無

以潛精藝苑老且倦厭填委溝壑猶足與縉紳齒耶于是
強力苦心奮翼洄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之志也
然麗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臭昔曹植
師丁儀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奉教于足下
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飛潛之途異質疑無
從徒興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伯牙
毀琴于鐘子張華談劍于雷生蓋趣合則易語志戾則難
諧也嗟乎情之感人今人豈昔人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
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尊公遺詩刪定一二覽觀
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惠德音僕之鬱鬱瞻戀寔切
九思頓首

與彭學士書

彭名華大學士彭時從

何喬新

僕居闕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為愧而來書獎
予太過益增慚覩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
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
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
言以為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為政者
脂膏媵媵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然誹紛紛或因以得
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
不勝謗言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
天下日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拯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
徵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

尤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
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
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為宜稍變舊制特
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為都指
揮使少寬擅輿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
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揀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
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
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
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
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
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

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切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七八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群居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

保先生寔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為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為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與殷黃門

鄭善夫

善夫啓石川都諫契兄走聞之揚雄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鷙明遠集食其繁者矣李善感之諫也人稱之曰鳳鳴不知鳳之於治亂也以鳴乎以顯晦其文乎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不知食其繁者有道穀乎非歟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不知言之孫也將朝隱以保其身歟

抑并其跡而冥之山林之間歟惟聖人為能舉權自賢人
以下苟為祿仕則固有成訓也夫苟不為祿仕則入山惟
恐其不深入林惟恐其不密耳竊惟吾石川之賢天下寔
知之其官曰諫官而天下寔望之方今彙資盈庭豺狼在
邑走聞黃門之為職也為天子之耳目別不以簿書襍而
煩之使專其視聽朝夕論列以匡王不逮不聽則以身從
之如知其不可則有去而已寔非如仗馬之職於不鳴也
今石川之職是官也亦已再易時歟而顧默默然者將朝
隱以保其身乎而黃門顧非孫言之官也將顯晦其文不
必拘於治亂之時乎食其紮乎抑欲冥其跡而勢不由已
乎大若實必宏若聲顧將有所待而大鳴國家之盛乎而
但為祿仕乎反覆思惟不能得吾石川之所也石川抱不
世之才希奇之珍其出其處所關甚重萬非瑣瑣者可以
苟焉者也君子所為或定有出於恒情之見而在走思識
之外者惟不吝相聞是為慰走年來重罹憂患春夏之交
妻子相繼淪沒哀感浸疾未便能出門相從會敘無由臨
風怆怆所命錄三子詩具別楮

答姚元肖吏部

鄭善夫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豁其聰浚其源而
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為文辭每讀大人上林諸
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戛玉奮然希剽其餘聲晚遇王伯
安于毘陵相語數日始計之心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乃始改念捫撫群書而求其鍵于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未
之有別者也深媿知己之辱深愧知己之辱然曰林居有
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貧入仕十餘年而
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支豈故欲為希僻不
情之行子孑然慕巢許之高哉顧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
庭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
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下凡三衙門四隣里正與醫
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于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
也父卧者思起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
下好進之士不為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于京師而矯首
拳足者亦不為不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內外四方

亦豈乏一蠻夷曠莽之墟處糜庶斷磬息沉溺枯槁之士
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
仕也仕亦不可以為全為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
謂無毗庶政而但蝗梁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
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
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為祿
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子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實匪材而貧
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焉不
待慧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而走獨
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恠其頓於萬里之
外也因閒論徑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皇悚皇悚

北地早霜惟眠食為道加愛不宣

與焦憲副書

劉球

來者皆言執事按吉能憫吾安福人控訴還其已退知縣何澄且將上其得民心無可退之狀于朝聞者皆議執事是舉謂風憲尚有敢言不附勢君子風化為有賴焉今更數月而章不上達論者疑執事必有所畏避寢其事獨一二同年力辯執事素剛明臨事有斷不肯媵媵依隨必無所畏避且留澄一事遠近人已聞之勢不可寢彼必欲審之詳而後發耳何用疑為退而思之亦恐執事為義不力則僕輩之爭反為公議所短不可以不自夫廉察有司之賢不肖而去留之者風憲職也為風憲而欲急於存賢有

司去其不肖者非徒曰欲使所部之民蒙其福不被其毒而已蓋將使群有司之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懲風化之所由繫也有一賢有司而人欲去之為風憲者又不能仗義以存之則賢者聞之必曰彼以賢而見黜我亦何所恃哉將不樂意於為善矣不肖者聞之必曰彼以賢而見黜我又何所畏哉將無所忌憚以為不善矣風化必至於壞為風憲者將何以避其責哉如澄者其秩不過七品其所宰不過百里其去與留何足為人輕重哉然聞吾邑人誦其慈祥之政無異詞又聞其就考時文意實不在人下但自讓其才不堪任以故見退及代為縣者至即出宿于外人贈以財悉却不取又聞鄉民父老送之于河累百千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十五
三五
人相望數十里莫不咨嗟泣下如失父母僕雖與之未相接不知其人器宇儀觀何似然因其所聞以想其人之處心立行則誠賢也賢而不得康其職竊恐時之賢者懼而不肖者得志風化移而為不美也僕雖不當風憲而心常憤忿不平意澄至京而銓曹或貶其秩則將言其事于朝以明澄之抑萬一得罪所不避也已而聞執事有此義舉私幸風憲得人可以免僕之越職而言也今乃遷延至此豈執事之心果有所畏避者不過以澄之退倡於侍郎趙公和於都御史王公二公當道有權力人其勢不可忤然不知二公之志未嘗不欲扶植風化今必悔其始也所為之誤矣得執事一舉以蓋其愆二公必將以為德又何必畏避以隳其義以廢其職以啓士論之紛紛哉僕所以言之切者非為澄也蓋欲成就執事之義也執事幸聽而用之必言於朝以正其事使天下後世知聖朝有舉職之風憲無枉棄黜之賢有司不亦美哉慎無謂其逆耳而不用昔陽城為諫官若有所避而不言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諷之城遂翻然改行正色立朝論陸贄之賢斥裴延齡之奸天下義之至今聲譽不朽執事其慕陽子之風勉成義事用垂美名於無窮幸甚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六

書

簡李汝弼侍御

馬中錫

謝病以來孟灣舊業外置得薄田二三頃見有茅屋數間
前後雜樹數百株別號東田以此入首夏齋酒時往擇繁
陰席地以坐與一二客小杯徐酌商晴較雨興闌飲犢衛
流聽鶯官柳放浪移時尋復舊所再呼餘瀝盡歡乃罷不
取衣冠文字之輩往往皆村翁社友此無拘束彼無計較
日夕巾車而歸矮床凹枕齁齁美睡無迹朝之累坐衙之
擾日將三丈始起科頭未及理髮而酒伴已候門矣衰遲
之年何幸得此回視宦途職務勤劬不遑寢食得失榮辱

禍福之幾當必有辯之者不敢多贅也所耿耿者筵散而
罵坐者不已影絕而吠聲者猶囂使人不能不動書空咄
咄熱耳鳴鳴之感然毀譽在人廢行有命雖聖人亦不得
強人而違命也我何人斯乃欲能聖人之所不能耶况美
疾藥石古人已有格言等以虛舟飄瓦則百事自滅天君
自安何芥蒂之有用是前感頓釋俛仰之間無日不欣然
矣忽讀來書得審雍公去任之詳不覺駭汗乃復自幸所
得已多功名之念遂如死灰槁木不可復然而山林之趣
頓增冥鴻逝鳳不可復挽造物者之成就於我豈淺淺哉
夫雍公為人本亦剛方直欠明耳聞到宣府初則輕信副
將白某彼所喜者從而譽之雍即舉用彼所惡者從而譴

之雍即吹求緣此遂失人心致有今日白本小人無足道
者姑因前事嘗試言之其人奔競無耻外媚內黠區區嘗
以盜賊之心娼優之口目之故在上谷御之甚嚴彼亦經
年稱病不敢任事包藏禍心止於騰謗中外左惑士夫而
已雍公則不然倚為心腹任為耳目而已之腹心耳目反
被其潛莠暗難卒至釀成禍患曾無一人肯為雍公言者
而雍亦至竟不悟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哉抑其人者不
過一邊方偏裨耳前巡撫以為小人而遠之則得謗後
巡撫不識其為小人而近之禍是其掌股齒頰之間
巡撫之予奪也退係焉其亦人也夫其亦可歎也夫使
其人際唐如摩授鉞居浦鎮幾何而不與河北山

而陰狡禍賊之徒班乎偶因雍事謾談及之幸勿以語人也俸票但得中價煩即售之急欲償債故耳改路事今春到某以其菜圃及圃西隙地來售區區以其近汝弼新業也欲種耐誅茅其中待汝弼掛冠後結為比隣便於往還矣傲也承允多荷餘不一一

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恠丞相忘其大而擬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

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狗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

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與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勦為已有抑未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關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久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耶相耶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群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闔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歎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駁何氏論文書

李夢陽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而即擿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嶙嶙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詆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

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
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倅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
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
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之形剪裁
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
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倅之圓倅方班之方而倅之木非
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
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
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
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
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

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
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
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
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
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
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
未必皆倅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
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
巋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
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
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

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
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
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
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
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
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
默曰夫為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
茲為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為
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
澁促語峻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麗淺謗露骨爰癡爰枯
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

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
格也宛亮者調也沉著雄麗清峻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
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
色求之以味溢之以音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
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
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
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
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
著艱窒以為含蓄俚轉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諸義并俊語
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弱緊
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則閒寂獨

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著艱窒可為含蓄俚轉可為典厚
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
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為嶮嶮之談適僕之
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
敢以加于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轉為柔
澹沉著含蓄典厚而為言黯慘有如捭鞞擊鐸子何不求
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
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
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
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持堅白不
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詒古鏡書

李夢陽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贖復
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
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桃冶氏範金規體利
世鑿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塚瘞山澤歷歲綿邈精氣土
泄徃徃為盜掘發暴于人間初哲治之操壚熾炭也鼓索
成風五銅其鏐什百就摸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
滲漉膏融液結綠汞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
可以走鬼神銷疾疫哲志確神進匹鼎敦去聲同時躍冶之
器雖或間存莫不斂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
也規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也凸周兩山澤之恠詔姦也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然必
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千祀而後
成是天下之至清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明德體元冥會
億萬載之上踐義譽之域獵姚姒之圃剛足以決疑智足
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凝激沕忽待時而發豈不為
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邃不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
旦晦之奧難識于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
之陽綠瞳而玄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馭謂予
曰小子來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閔湖之上掇
其滲汁冶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踰
王騫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予時

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非上賓鉅人齋沐消
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有覘于子視甚古
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
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缺君
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辭焉徐子獲鏡折書讀既再拜而
受之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
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
來單處寡類格人述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
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

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
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鎔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
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
踈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
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
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
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
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
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
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
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
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
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
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掣鞞鐸耳空同貶
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
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
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刻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
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
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開孔子斯為折中之
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
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曾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

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叅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法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皆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机捏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

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北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與何粹夫書

何景明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鐘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道也夫據世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

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蘄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略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曠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于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狗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戒華徒飾亡實曰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壽管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澁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

太略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
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
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彭濟物書

康海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
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
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
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
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醪酎為伍人間百事
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踈懶偶
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寔
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
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為狂
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
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碩之粟
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
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為臯夔稷契之業
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
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為即志當究於此一時
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
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於
砌所無以為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

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
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
梁冀之事與蔡雖郤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
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
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雖
之操而迹則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
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
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
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
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郤之使饜虒蠚嶮
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

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
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
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
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間邪故鄙
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
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
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
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苟為之
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
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
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

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嬾放
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偽恭
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
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其詩若文不
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
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
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踈多怨苟復見其所
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
五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
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
平日所立之志高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

下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
兇溺今又不做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黜之人
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
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
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
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
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
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眾人雖以
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
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嘽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
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

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

和伏惟保順幸甚

徐禎卿

禎卿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發恻恻之懷轉誅微音若扣哀玉即日與羊何宣之莫不欵歎相對辛楚惟管與子聰婢裾玉周旋朝寺良時出遊則並糜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其可常凋瘵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三年之內親友零落各

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梁而歎息室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所答濟上札自輒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然開慰蓋逃虛傾耳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管人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既聞之西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既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群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減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勗之而已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

具茨之野皇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棲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歡徒興失路之嘆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違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盡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禎卿再拜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實都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備矣哉發

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驚大雅之塗時省一斑匪云冥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為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婿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手而尚之以瑋華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已德之脩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

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今循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
曲今競周容以為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
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真造也若夫子美北征
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
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赴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
壇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
區畛不能辯矣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
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
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
以養而克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
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練句也意者詩之

神氣貫圓融而忌閼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
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
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
意者也構情古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
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
辭妙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
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馳跡古苑隨代
汨沒耳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蓄以養氣經事以養道
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克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
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
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

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氣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擅文囿之撰湏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所不能已也又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先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冲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閭奧矣而僕鄙陋之見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竊聞忠臣者遠不聞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

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
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
士容汚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
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
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
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悅
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
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
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
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
耳用兵者八朔方之兵散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矣若再

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
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銑耳不
得聞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
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
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
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
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
政調和瑾虐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餒天下之望也
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
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績

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讐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

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母以科目拘其進母以浮偽溷其真母以粗率棄其直母以小瑕遺其長母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耻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從憑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父者積為力者充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

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既唐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統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脩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

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蹇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為趙守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闕子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

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墮越之至謹
伏斧待罪

答薛君采書

張治道

治道白君采足下治道僻在千里遠惠德音把玩數日有
踰骨肉窮達異路親踈匪乖又自感矣切恠情懇意違未
盡相知在他人則面受陽諾不復論其可否僕於足下豈
容緘默僕畧而陳之惟足下擇馬來音以仕事相勉呼其
北上且曰君子之道無在不可行也此誠君子濟物之心
友朋忠告之良道也然僕無約矢降城之功豈敢為離人
蹈海之事祇以負性孤獨持行狷介不能與一世同其可
否故脫綬秉鏡避諛離憎以自全耳豈有如足下所言者

耶且事有所獨知不可一一與人告然又終不敢隱於君
子之側者亦悅已為容之意也惟足下亮察之昔僕為秀
才時飭操厲躬動期古人舉足蹈孔庭發言凌孟軻自謂
蕭韓之事不為仲產之功不足立也詎意畧試功為輒遭
口語養譽招讒砥行速議仕事如此尚復容心吾今而後
可以知矣昔僕為令時凡所施為冒不顧身竊見世之從
任者曲行隨俗以養可枉已順上以保譽心甚恠之執廉
守介以立功躄善從直以違眾心甚樂之故去嫌逐好養
獨戾同欲使中道不廢流俗不興行也豈意志未酬而怨
已隨行未立而謗諠已至使立功之心不興避世之情轉
放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為一節之褊行非君子

濟世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超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
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哲之日是則固然靜
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
可鑠偽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為然俟其辯
哲蓋亦迂矣况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
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口况負諍延譽
含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大嚴假借不行微
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
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徒被摧遭抑之人也嗚呼怨并之
蜂迴螫固宜蒙叱之犬反噬則當人之詭譎何足恠耶又
曰不須以高蹈為繫僕豈敢若此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

大節進則立功退則修己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
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於春秋孟軻營營於戰國未嘗不
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
而吾道沮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為接淅窮日之行
若此者非矯世絕俗之為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僕雖
不敢望孔孟之為進退大閑亦不敢不勉也夫豈以高蹈
為繫哉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久之必厭
不若出而行動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
知空言無補歷試多效自思意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
免流俗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於此弗止猶夫營營速
謗招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尤者也諺曰失

途不遠尚可迴足若一向冥行則乖違殊甚累羽沉舟積
誼銷骨可不慎哉韋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廛終
南在前少陵在後滴水潛於西龍渠流於東又有牛頭華
巖興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太乙
玉案金華諸峯以資其瞻望閑則弔杜甫之墓尋何將軍
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此亦一樂事也何必佩
玉結綬然後備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輟
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益倘不鄙愚蒙數示德音則
治道幸甚餘惟順時保愛以慰鄙懷治道頓首

與文徵明書

唐寅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警哀
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為之隳堞荆軻議於朝而壯士為
之徵劔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
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
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於鳥獸而君卿
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
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李也計僕
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
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
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宥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
付之譁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
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

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齋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
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
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
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
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
稱墻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
在虎口庭無繫桑具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
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捨地涕泗橫
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
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
為不齒之士仍奉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辰

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龍首亦知罪也當衡者
哀憐其窮黠檢舊章責為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十祿
而遽除威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鄉僕
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髻迫於今日歷
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
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
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甃破缺衣
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
出將春撥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浮屠日願一
食蓋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
者良自然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

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
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
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
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
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願慮其後以合孔氏不
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翱翔
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
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
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
吾舌存否也僕素軼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
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醇醪衣裳楚楚

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栢下見先君子
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
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
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
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
騮奮矣君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
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為流草僕素論交者
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
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君卿察之

上吳天官書

唐寅

寅再拜昔王良適齊投策而嘆歐冶去越折劍言辭藝不

云售慨猶若此况深悲極憤者乎寅夙遭哀閔室無強親
計鹽米圖婚嫁察鷄豚持門戶明星告旦而百指伺舖飛
鼠啓夕而奔馳未遑秋風飄爾而舉翮觸隅周道如砥而
垂頭伏轡輿隸交叱刀錐並侵烟爨就微顛仆相繼彷徨
闔閭之下婆娑閭巷之側飛塵揚波行人如蟻恫恫惘惘
不可與處此乃有生之憂非寅之所畏也至若槿樹辭榮
芳林引暮學書不成爲箕未貨豔色廢於群醜齊音咻於
衆楚鷄旣鳴矣而飄飄遠遊日云夕矣而契闊寤嘆九衢
延絲而窮轍連如高門將將而敗刺無從又漢網橫施畧
瑕錄腐駑馬效其馳驅鉛刀礪其銛鏗有志功名之士扼
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總轡察野橫披六合縱馳八

極撫事悼情慷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蜺令赤
海斷脩蛇使丹嶽功成事遂身斃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
而寅之素期也乃至凍蠅垂翅絕望驥後斥鷃栖蒿仰思
鴻末念言自致力薄羽微人生若朝露百年猶飛電一旦
先大馬何從效尺寸哉使牛僮躑躅於重基狐狸跳梁於
玄夕皮毛並沒草木同塵雍門接琴吁其傷矣墨子悲絲
殊乎昨矣華省陳筵不可作矣虫悲風暄時代及矣此寅
所以撫案而思仰天而嘆不能不為之憤悒而哀傷也執
事俊榜魁元清時宰相羔羊有不渝之節鳴鶴得靡忤之
道木鐸警衆象魏詔民裁成風雨旋轉日夕朝廷之師臣
海內之人望所謂域中銀斗高標海內瑤山共仰矣寅瞻

桑仰梓得俱井邑感於斯之義冒通家之請謹錄所著投
贊嗟乎平子纒才乃假聲於三都之賦孟陽後進敢托途
於劔閣之銘所以得旁展豐談直施利筆苟其不爾則前
愆併聚後悔何尋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
後陳之清問被壁上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伏光範門
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

上李西涯書

盛端明

端明等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蓋良藥之
利於病也信於既效之後良藥之苦於口也難於始服之
時使病者未知其病勢之輕重又未察善醫術之深淺而
遽投以苦口之藥非惟不能收愈病之功且先得庸醫之

罪矣然則苦口之藥豈可以輕投也哉忠言逆耳而利於
行與此相類然忠言亦豈易以輕發哉聽者不察其忠則
或以為謗矣譬之一貴人有病延二醫治之甲曰公之病
深矣今雖若無傷不早治一作不可救矣但病勢既深蓋
非苦口之藥不能治也貴人慘然不樂辭甲去乙曰甲之
言過矣公病無傷也飲食起居無異平日徐調攝之且自
愈奚用苦口之藥哉貴人欣然喜厚贈之甲聞請乙詰之
曰子明醫也某之病深矣奈何以無傷誑之乙笑曰某病
良深但彼貴人諱死亡而惡苦口之藥吾姑順其意而治
之不失藥金之利而已他日彼雖死人皆知其病之深不
我罪也吾前不失吾利而後不失吾名胡為不可哉夫自

乙言之則誠智矣自病者之性命論之寧遇甲乎寧遇乙乎甲為忠乎乙為忠乎君子亦可以悟矣生等竊論方今事勢與貴人之病絕類進見之言亦必有與甲乙之見相類者也請借陳之伏惟執事受先帝之顧託為今上之元輔自劉瑾既誅之後詔旨批答機務裁處名雖皆出內閣實則內多掣肘不盡由執事主張然內外臣民則皆謂執事寔當天下之任夫既當天下之任則不能辭天下之責方今盜賊日滋禍亂日迫而君臣之情尚不得通內外之心尚不知懼盜賊不平固可慮倖而平尤可慮反覆展轉禍亂難言然則今日之病亦深矣執事德望素隆體勢又重朝廷雖未專一信任然猶知所敬仰若極力調護則聖

心可回內外可協禍亂可平天下可治上可以副先帝之託而下可以慰臣民之望然調護之說甚未易言而議者乃謂今之盜賊無傷但任用邊將招撫脅從自可平定無事深憂過慮者此殆乙之見耳夫任用邊將招撫脅從此二策者行之已久宜有成功然藍五聽撫而方四復興楊虎幸誅而劉三轉盛安知又無奸雄繼起其後也况山東河南與直隸府縣百姓累經焚劫平日之蓄已空加以兵荒土地之入不繼夏麥既以難望秋禾又未有期億萬饑民何以度日其勢必至相聚為盜以苟旦夕之活今劉六劉七未平而碭山蕭縣登萊灤州諸處盜賊又起其餘潛伏俟時者尚不可測不幸有一奸雄驅駕而起不知又將

何策以待之况乎不止外郡倉庫之錢糧已虛而天下之
貢運又已不至京師百官六軍洶洶朝夕自非賢人君子
誰肯安坐守死竊恐不測之變萌於肘腋此則尤可慮也
事變作於內而盜賊應於外大小臣僚非惟富貴不得安
享竊恐身家亦難保全此則生等日夜憂畏而不敢言今
又不得不言之情也而議者復謂今日朝廷政事既不盡
由執事張主則他日禍亂執事亦可無責此亦乙之見耳
昔晁錯忠於漢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雖晁錯謀之實景
帝行之及七國之難漢不能定袁盎獻謀歸罪於錯天下
雖知非錯之罪然錯當時豈能辯哉蘇軾又謂錯之受禍
由於不肯身任其責故景帝不知所任而讒間得行錯本

亦以自全適以自禍其言不為無理今日政事雖不盡由
執事張主他日不幸禍亂交急聖心驚震於上群議沸騰
於下乘機進說以為已利者世不絕人安知無若袁盎者
構禍於其間哉是則理所必至而不得不畏者也今禍亂
雖迫幾尚可為若能感動聖心轉移事勢則非但得以免
禍亦且可以成功利害得失相去遠甚但感動之策言恐
逆耳未敢輕發故先獻此書以見效愚之意執事倘以甲
為忠則逆耳之言方敢陳說不然亦安敢犯不智之戒出
無益之言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哉生等一介腐儒無所知
識荷蒙陶鑄得備近臣心知禍亂已迫不忍一向愛身而
不言上負朝廷下負知己故一陳芻蕘之見以待執事者

察焉

補蘇武報漢書

夏良勝

臣聞天下大勢曰夷夏天下大義曰君臣義不渝於死生而勢必辨於盛衰也臣在匈奴亦已有年無乳期臣死有日矣臣死矣而無聞君臣之義有歎也故極言盛衰之勢冀得聞於陛下或以死臣之言加察焉臣昔在朝議者每謂匈奴值衰也臣今未見其然蓋馬邑三十餘萬之伏不能邀武州十萬之歸上谷衛青之勝不能掩公孫敖李廣之敗度寘顏山封狼居胥禪姑衍登臨瀚海而士馬之物故亦甚然臣亦每矜以為盛匈奴皆竊以為笑也故知匈奴未衰也漢未可云盛也然而陛下曰盛矣彼巧於中

陛下者又不知云何如盛也蓬萊海上之遊建章栢梁銅狄之工未息也天馬竹杖葡萄安息枸醬之欲未厭也江淮巴蜀燕齊之蕭然者未復也是臣竊議以為衰者將謂匈奴何知也今至此而能言之是可恠也亦可嘅也夷夏盛衰相倚伏者夷之盛非夷之盛夏之衰啓夷之盛也譬之療病人焉腎水也心火也水不濟火則炎矣視者輒曰火之相也欲下之不足其水而徒火之下不相擊而死者蔑矣臣雖幽處異域無所見聞竊意陛下與廷臣之議猶下火也火之不可下猶匈奴之不可以威制也欲以制之盛吾之水而已此之盛彼之衰水勝火也臣雖羸瘠猶或苟延以待惟臣有所待固知陛下未嘗一日忘臣也不忘

臣固知未嘗一日忘匈奴也不忘其將有事必曰臣故也然臣於陛下不能為有亡者也以臣之故而糜百萬之財疲四海之兵非臣之所敢待也若曰臣為陛下使而拘辱之陛下之辱也平城之役高皇帝不食且七日既脫而無恚焉拘臣之辱未必似此必欲一逞與平城之辱而一洗之則今視秦之威力何如耶秦嘗欲攻之而李斯曰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必事臣初猶以斯之恐君以難今而後知斯之言不可以人廢也是故秦雖虎狼暴露十餘年卒不能踰河而比陛下信少匈奴其亡少秦也哉且臣之幽也人曰死臣曰生人曰辱臣曰榮蓋漢之命使如衛律先臣降矣敗將如李陵後臣降矣使臣不就幽

於其間幽而隨遣焉則將意漢廷之臣皆律陵也臣故甘心焉氈雪之嚙不死海上之牧隱忍於節旄之盡脫者蓋欲張漢之有人而使匈奴不敢易視也彼亦人也且將以臣為神而不敢加害尚敢輕漢也哉即如臣死於是後之酋長必將指臣牧地而興念曰此漢臣死所也是臣死於漢生於匈奴臣不辱於匈奴漢之榮也雖然臣豈獨無人之性哉氈裘麕服亦思冠裳之榮鴈粉腥羊亦思魚炙之味穿廬野處亦思廟堂之尊孤窮子立亦思夫妻父子之樂然而餓勞困頓卒以不死臣之不死蓋將占漢之欲盛也臣故不願以臣之故益漢之衰也然亦願以臣之故格漢之盛也盛之欲何如如臣所謂衰者一省之則戢天下

之兵阜天下之財文景之盛可復臣知單于將稽顙闕下而奉臣以還是不忘臣者正所以還臣也忘匈奴者正所以來匈奴也盛衰之勢較然矣臣於君臣之義亦庶幾哉嗚呼歷之熟者見之真禍之迫者謀之密臣言是也亦知陛下之欲聞也故托之鴈足焉物先氣者如得聞焉則漢之盛也必矣臣之還也必矣臣老矣常惠等尚無恙日望之矣毋惑以為匈奴之詐而不省焉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憾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群咻焉曰其人龕鄙遇恬靜者即群咻焉

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群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掩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况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恠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傑也

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
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
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
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
報國以進賢為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與胡靜菴書

霍韜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先
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剗褊棄
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為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為世道幸
抑亦反為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
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

之格君必德為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為小人也敢辭且
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
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
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
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
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
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豢養於散地獨疲其筋
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
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
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
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

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壟耳生正色對
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
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
有急於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
正氣日長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
苟能誘一人以為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
為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
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
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候興居
之贄不恭惟恕之幸

答重慶太守劉高陽書

楊慎

下走之仰止上足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悉
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彥會也
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鼂路貫貴治竟逢其違倥
倥匆匆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拳拳未蕺萬一董
永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
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
質愚戇天稟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
風景睽高躡緊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畧細謹仰高明則濯
纓清冷牽絲壁立不衣采綃不謁黃瓠不近冰峯此固鄙
人之沃聞鏤磨者也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
歸禪緣其作俑急于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

自叩曾臆叵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
蜉蝣撼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
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
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竒然竊有狂談異於
俗論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
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
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椎輪
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篲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
乞丐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襲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
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諸子以
前六經末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

而影頹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
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琴居得以自黥補刑固惟千鈞之弩
一發不鵠則可末發焉復效枉矢飛流嚆箭妄鳴乎故無
寧效昔人放于酒放于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
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
脩史使蠹豎難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除縻是或一
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若所謂老
顛欲裝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
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論托忘機忘機之教則豈敢
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文過末
復以見志垂載為勗此陳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

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將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
愛爾馬生辱不鄙外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
為一人淑惟渝為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冀有可以升君
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摘埴索途不特
黃茅白葦耳矣回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
之境油雲霽日覆時雨樹沾馬生其乘葦之先乎敢併及之

上霍元厓宗伯書

孫存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正論
諄諄訓誘其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
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於大聖
之域發之而為論議措之而為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

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於賢智者之過矣而豈愚不
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葵之
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
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葵之敗酒乎然
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
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於家而獻
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
不敗今獨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酒之
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縱使二酒
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
歟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酢賓客而奚遽以

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
或以為酸醯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暘未甘委之溝壑也
存不幸實類於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
過則酒之醜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
而失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藥藥多則甘好
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其觀於夫
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
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
若以涇野之麴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
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其
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
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
氣可致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
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為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上楊石齋閣老書

林希元

諱廷和四川人予以應詔陳言受知石齋因上此書以
相規諷不意偶觸其怒適有鐔魯之事隨有泗州之謫
恭惟執事抱經緯不世之才純誠不二之德位極人臣職
司論道廟堂之柱石天子之肱股也昔在先朝奸邪肆志
簧蠱君心乘輿四遊干戈屢動執事以孤蹤立于其間左
提右挈卒之君志以回名號以正紀綱得以存而不壞人
心有所恃以為安當此之時執事可謂有力矣及其受遺

詔定大策默計成筭授之嗣皇呼吸之間聲色不動使日月揭于重光乾坤翻而再造非執事又孰能與此哉夫當亂世安國家相新君開太平人臣之功至是不其大與昔太尉有安劉之功不能止諸呂之王則瑕不掩於前狄司空有存唐之力不及救五王之敗則美弗全於後有周太尉之功而前罔缺有狄司空之力而後克完古今以來如執事殆無幾矣今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咸頌執事之功業而書生過計則未暇為執事頌而切為執事慮也何者善作不如善成善始不如善終語執事以前之功於今日方可為善作於其始而所以善成於其終者尚在後日未可遽為已至而不加之意也今日所可慮者天子冲年嗣位

學問之日尚淺聖志之趨向未定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決天下之亂本未除潛滋暗長之勢甚可畏四者有一焉尚足以害成功况兼而有之乎昔周公相二君成王業兼致太平及夫召公告老而將歸則天下漸以無事公於斯時若可少緩矣觀其留君奭之辭猶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又曰小子同未有位夫周公胡為是過慮哉人心無常難持而易失天下之治進難而退易二者萬有一焉則已成之業從此壞矣周公所以慮也今天子冲幼有似成王執事重任適類周公而事之可慮者又有甚焉苟所以處心積慮未如周公則已成之業寧保其不壞耶今天下臣民翹首以望至治竊觀嘉靖詔書

所欲更革事務或未能盡舉行言路雖開所聽用者要亦不切細故與進退大臣及一二無關緊宦者而已其實關於興衰天計者未必盡從邇來弛張舉錯又漸不如往時不見日新且長之勢似有猥衰憂縮之狀天下人心未免驚惶疑懼然則執事之所可慮者未見其形已見其影矣又可以尋常視之耶希元至愚無似竊有憂世之心往者進香至京師遇聖天子即位更新治化不自量應明詔敷陳八事然事以要名示天下事所可言者不止此已所欲言者亦不止此此特其要者爾今不悉備論其中清言路一節蓋居京師數日見利道言事紛紛多不厭人意當天子嚮用儒生之初儒生乃如是萬一聖志未定疑儒生之

言不足信意或有他奸人從而動搖之天下事從此去矣一慮也天下事尚未見諸人若揚揚得志誣上行私之風已長其間將來何所不至切恐亂國是誤人主禍縉紳與天下不但如前日之權姦而已此一慮也兼此二慮故雖犯彼之怒而不恤若宦官之於我朝深根固蒂其來久矣以孝宗皇帝之明在位十有七年始翻然覺悟欲收其權猶隱忍不敢輕發紆紆徐徐至含志以逝則以冲君當新造之日而欲為此固知其難矣猶拳拳於此者誠以天下事有機彼其數十年依憑城社之強宦一旦剗除而藩邸新進之宦官譬猶未深根之木未長牙之虎及此時而制之為力則易故試言之以僥倖於萬一如不可成亦姑

發其端俟數年後天子春秋既長再言之宜若可為也當時進言之意大畧如此近接邸報捧誦綸音竊仰見聖天子虛懷待物凝神體道之心與賢宰相贊襄之力發憤感激恨無忠謀竒計以報陛下然於宦官則未見可動乃知時勢之未可為今姑置之俟他日爾大抵天下治亂必有所本君子小人之盛衰惟觀其勢孟子謂一正君而國定邵子謂君子在內而衆則難其為小人可謂達本識勢者天下事雖未能盡如吾意天子冲年聰明仁聖甚可望也宦官之權一時雖未盡可去君子之勢不可不培植而維持切謂今日惟當輔導聖學培養君心使聖敬日躋卓然足為事物之主宰其次莫若盡引天下名望才德之士布

列有位使吾君子有如林之多其勢足以重此而輕彼此是目前根本切要之務其餘俱是枝葉可且從容一步俟其時至自理爾然自古經筵之設帝王所以為學也邇者經筵開講中外人情欣歡交慶而書生淺見則以帝王之初就學與學既成而御經筵者不同學既成而御經筵則本朝自有常規若初就學似可且取大學中庸二典三謨之書特選儒臣分經講授如某人授大學某人授中庸某人授尚書各責成功不得參越蓋此三書辭約而義備皆治天下之律令格式也莫若且將此書每日與之講解令其習熟貫通待規模既定於胸中然後命儒臣輪日分直散摘經傳子史如常講論方有格致所謂培其根以達其

枝也若當就學之初遽待以學已成通事恐未必有所補且經筵間日而御講讀數行群官列坐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責難輔導之功程正叔之所慮本朝亦有相似者今天子冲年始初就學不知經筵之開視常稍有損益乎抑只如常而已乎稍有損益則可若只如常而已則經筵之講僅可謂使人主日接儒生以斯為幸爾欲望以是輔導聖學培養君心恐未能也邇者大舉黜陟之典將以進君子退小人也而浮薄喜進纖瑣儉巧者未必去明恤秉德可實入國而沉下僚棲遲巖穴尚多有焉士大夫或持異志於宦官方連吾屬大義以攻之自倒戈者有矣尚望豎吾幟以勝之耶且朝廷執資格以待天下士今使有

周之才生乎其時必且以資格拘之使不得及時展布其事業逮其資至而欲用之而時已去矣其資之至者又或處之不得其地事業亦不得展布竊謂方今欲舉正大光明之業必須大整頓一番然後可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君子方病於難進又何望其在內而衆其勢可以勝小人耶夫斯二者誠天下治亂之本君子小人盛衰之機熟計執事今日之為天下慮舍此無可為書生之過為執事慮舍此無可獻矣夫成功之下難居休美之業難繼今天下以太平之治望執事苟無以副之則天下之望將轉而為怨千載之下亦將有議焉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易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書曰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

終此執事今日事也惟願執事留意於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七
書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張鰲山公

蓋聞仁者不懷寶迷邦義者不繫身亂倫且上有堯舜則可秉箕山之節有武王則可為首陽之清淮先生皆三代之遺民也遭秦無道避世養高不與逐鹿之擾非賢而能之乎皇帝誅暴亂統有海內思與耆老講求化理媒以張子房羅以誠讓先生皆不屑就皇帝慕帝王之盛不果屈欲後世知漢有不賓之臣也今小子以涼德當前星之仰朝夕兢惕不聞至道以辱皇帝命天生賢才非使自有餘拯溺亨屯寔所付畀惟先生幡然就道為小子矜式俾皇

帝于其子而子之天下于其君而君之則不必有齊桓之顯功而德遠矣若必高尚其志則予小子其何所承教

上王太傅書

蔡羽

羽頓首頓首柱國老先生下吏不拜節旄有日賤病手龜脚攣幾不能奉几杖今獲間矣曩者草廬之寵挫辱尊重惶恐死罪深山窮谷未嘗識王公貴人一日凌風濤扞霧雨涉草萊以問窮居無聊之士此古人之高致於今世罕見也躬自糞除妻子提挈以穀館人冀得一宣其勤力而寒士遠僻不足以備鼎俎徒謂溪毛澗藻可以羞於王公而孟浪殊甚惶恐死罪然兒童女子望麾蓋者翕然空巷可謂寒谷生暄矣夫以三公之貴不自愛其形勢得從布

衣之賤出入山林翳佳木臨清流以適其情趣於王公不美哉而議者不然曰是故重山林而輕臺閣踈縉紳而邇寒士者歟不然巍巍廟堂坐而論道不亦尊且顯乎則無所於樂顧獨朝扣東山暮問西嶺于于然而不忍去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徒抑首巽氣止下風而不敢進不亦貴且重乎則無所於愛顧獨携糟糠之士由由然而不能舍噫衆人之論自以為知先生而羽固以為未也夫國有大疑非得鉅公偉人無以釋天下之憂雖有鉅公偉人不能使之贊襄廟謨以行其計畫雖有憂世之心無所用此先生所以寓意於山水而恥言時政也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人止下風而不敢進勢也分也草茅賤夫得以溷其形

跡道與義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然山水
豈先生之好匹夫豈其必與者哉尊諭圭峯羅公之文云
云連兩月怏怏思得一見其書讀其文以快吾懷近得觀
于南濠王氏矣簡編浩繁不可盡讀讀其十一字古而辭
強如斲金鐵亦佳矣然有不能無憾者羽竊謂聖人不得
已而有言故其辭微賢人因言以明道故其說長後之文
人通百物敘萬事馳雄辯以各自名家然終不離乎道若
羅子文深而意淺詞強而義乖離乎道矣冒昧不自知惶
恐死罪專人候問尊嚴草稿一卷并獻下吏伏惟矜照

上執政書

吳鼎

具官某頓首狀上伏惟畜德者身之基也量而入者智之
府也薦士者公卿之節也名浮于實者士之恥也銜恩而
不報者天之僂民也職不敏竊及覆思此至熟矣古今大
臣德業之盛要亦為國索才舉能其官而已舉能其官則
海隅嚮風慕義而遺賢布列何功不立何艱不濟雖大將
之操利劍造父之馭騏驎未足喻其意也苟一不稱所舉
亦猶渤澥之雙鳧九牛之一毛有之不為重亡之安所損
哉且僨國家之事有傷知人之明何則素無畜積使然也
雖然一豫讓也衆人待之則泯然無聞國士待之則捐生
以伸大義彼誠激於知己感奮自強將以愧天下後世為
人臣而不知報恩者也職至微且陋早乏鄉曲之譽學未
聞道輒臨帝調出宰帝鄉屬時軍興少不經事竟陷中官

之禍繫再經冬自分必死伏遇今上更化赦使復官至有今日大恩未報一也部使者九薦以風憲召當路哀憐狂顛之性孤畏之跡不以畏途見處全之散地然猶以議獄忤同舍即同舍即超登冢司幾陷之不測賴明主在上不遂中傷之謀大恩未報二也引疾請告旋遭閔凶復不自戒毀傷肢體偃息十六年犯起復違限之禁自甘長為猷畝之氓無復效節官下已矣詎意一旦起廢誤及匪人荷聖君再造之恩公卿大夫汲引之力死灰復然感極而悲大恩未報三也夫四海之大遺賢之衆輻輳並薦人人自以為得之及取一於十取十於百僅僅數人所謂國士相期者已如鼎者上之非有高科理學之名次之非有巖穴

奇士之行又未嘗歷踐華要為之地小邑冗員無所知長之效亦略見矣是誠不足以服豪雋厭士大夫之心冒昧而進祇取辱耳退而深惟憂畏未果者直以一身之疾而已大恩未報如前所陳者責孰大焉夫先朝常調相待猶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况今遭逢希世之典雖諸葛之盡瘁死職伏波之馬革裹屍未足為知己者道也豈敢復以疾為辭沾沾以生故自寶為全軀保妻子計耶昔者司馬喜臙腳宰相中山范睢折骸終為應侯是二人者智不及葵能衛其足安克謀人之國哉彼誠自負必然之畫特患不遭時耳苟得攝尺寸之柄雲蒸龍會樹功顯名欲用其所未足也度以是故形殘處穢而不自引藏也鼎不佞

竊慕是義是所以報知己耳茲緣感激大恩不勝犬馬私
情輒敢具狀通謝伏惟台恕狂瞽幸甚

與馬仲房書

胡侍

跽伏丘園倏踰五十仰慙知命俯省昔非泯泯無聞何足
畏矣而執事義不遐遺惠旨屢及聆音空谷其喜可知曩
余釋褐登朝歷塵省寺趨謁既簡簿領不煩是以仕雖匪
優學則靡輟居常追隨茂雋逍遙詞苑探討六藝漁獵群
言辯析雕龍文傾倚馬間雖取嫉時輩而矢志弗諉乃若
執事與余則又誼契特密麗益尤深時或攜手給孤之園
接武虛白之室歌詠言志杯酒敘心鳳膏續鳥羽以揚輝
朝馬趁鳴鷄而始散方駕西阜則連壁足侔並汎水頭則

登仙無忝摘藻若鮮霞夾朝日開笑着海雷奮重淵長嘯
若玄鶴唳秋空豪飲若巨鯨捲駭浪當是時壯志排山嶽
浩氣衝星斗等彭殤為妄作藐富貴如浮雲若夫孟公投
轄之燕曼倩擬地之歌子桓南皮之遊公琰漳渠之會可
謂擺脫微纒風致罕倫方之於茲恐或未逮而柳生及肘
蓬斷從風棕款未幾便都離析山川悠邈良會靡緣日月
如流二十霜矣而時亮子言墓木已拱希尹君采近復告
萎海內石交零落盡矣兩絕葉隨不可作矣黯其愴矣不
可說矣士奇伯誠頃得西旋居處同方足寫勞結而士奇
斬焉衰經禪期尚遙伯誠久困床第未臻勿藥余雖天幸
無恙而齒髮志意已成老翁塊處離群沉憂日積每一念

至忽忽若朝醒乃知昔者之游蓋達士之曠節生人之極
歡而寤寐思服若隔蓬閣可復得哉城南別墅林水亦佳
駕言出遊聊以致適而興謝曩壯朋寡思存徒倚顧瞻翻
增感慨雖有膏沐誰適為容平時仗濁醪一洗磊塊或假
緇素頗滌苦懷耳執事步履星辰新知不少而久要之念
不忘平生畧布鄙衷達諸記室慎食自愛母金玉爾音

上首相石齋楊公書

鄭一鵬

元老楊老先生執事一鵬聞周公為相急於見賢也一食
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夫周公急於見士與夫士之見
周公者豈與今之士等哉蓋必關天下國家之安危利害
或其身之安危利害而天下國家係之故周公常恐一日

失天下之士士生周公之世者皆思効所知惟恐其或負
周公也一鵬不才何敢自附於周之士然忝在門下視跡
遠至者有間矣用是敢瀝其愚伏惟執事加察焉一鵬聞
自古小人欲傾君子也必設機以待之伺隙以投之而後
從而媒孽之君子不覺陷其術則進退左右惟所欲為不
惟其身之危而國家事因以去矣昔張東之桓彥範輩廢
於唐也以王爵王旦沮於宋也以美珠惟仁人君子為能
察其機杜其隙而後可以成大功恭惟執事碩德端朝雅
量鎮俗燮理弘化經綸著弼亮之績從容靖難忠貞建翊
戴之勳古之名相何以加此聖上軫念元勳屢有優賚適
者剖符廕敘之恩特越典制之外夫崇德報功國家常典

在執事勲德尤宜食其報者然自朝廷下達里巷之士咸
以為疑誠以主上之心未孚群奸伺隙而動而剖符廕敘
之恩要或出於聖意或左右建白未可知也誠聖意也則
宜明下大廷採公卿之議况前此詔書嘗革傳陞之弊今
大臣封拜勅旨廼自中出何以信天下就使物議允協國
體已虧聖明在上顧豈為是則出於聖意未可知也謂此
輩誠愛執事耶則前此流放者皆其黨與裁革者非其子
弟則其姻暱非愛執事明矣然則其勸主上以是加我何
也誠欲便其私也彼見曩者執事有所建明嘗封還內降
矣故雖欲使其身圖謂執事必阻而抑也獨計文臣不得
封公侯非軍功不得襲衛職者制也而執事勲在社稷越

典制封之吾將欲辭而不得然後彼有所為出於典制者
吾亦無容於彼拒也此其情狀較著者也夫此輩或自罪
廢而復用或自王府而陟大任主上待之不為不厚矣知
足之分亦可以止矣然復耽耽不已如是餘又何所不至
哉今舉朝皆知其非執事一見勅下必憂憤俱積是以再
三辭之然而此輩之襲廕增祿未及論列者非有所畏也
誠以非常之典出於意外欲辭而不得故未暇論彼之是
非夫欲辭而不得未暇論彼之是非此輩已拊掌相慶謂
吾盡陷其術中矣何者使此勅前無封伯之文執事必止
而不肯行後無金帛之賜臺諫必論而不肯已先之伯爵
者是以術陷大臣也後之金帛者是以術陷諫官也吾方

陷其術中進退次且而未得出俛首而從之襲廢增祿安
然受之而莫之拒是其術固已行矣然則不待徵之後事
可知已一鵬聞大臣視國事如家事正不宜以彼已為嫌
也人有醜非所得於其身及其子若弟亦必併辭之固體
國之義也竊惟執事不惟當辭一已之封爵而諸人之襲
廢增祿非制所宜者亦宜明言力爭雖未能一一釐革萬
一有所減損亦足為後事之戒矧近者徽號之事執事以
國制執爭如此其堅人情好順而惡逆一有小人媒孽其
間執事亦何以自白於上哉昔元祐之時宣仁之聖哲宗
之賢司馬光呂公著諸人之忠亮惟一二人間之元祐
之治變為紹聖今以主上明聖執事三四元老精白忠赤

輔之諸九卿皆累朝舊德相與畢力扶持天下之事尚
日異而月不同萬一有如章惇楊畏者乘間得入天下之
事又未知其何如也夫此輩所畏者三四元老次則諫官
耳曩者宣府江西之狩當時金帛衣服之賜惟以計誘上
大夫欲辭則嫌於拒命欲言則已受其賜遂使舉朝變衣
冠而服戎服裂諫章而設綵帳至今追論往事咸為慨惜
然此術在先朝再試矣而其禍之烈已至於此今又復試
矣烏喙之藥不可屢嘗殺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可不知哉
可不懼哉一鵬竊謂執事宜力陳國典還伯爵之封諸科
道等官亦宜為執事據典力諍還金帛之賜而在諸人濫
賞亦宜為主上上述我祖宗設官之意下陳近代僭濫之

失求必去而後已疏諫之不得在日講可面陳也否則大臣之義有去與就耳庶朝廷知我輩有輕爵祿之義此輩見吾人有不可利誘之節而後天下事可為矣功難成而易墮者也幾難得而易失者也惟仁人君子為能察其幾以成大功此執事責也亦執事所優為也一鵬過計之私復有獻者誠荷朝廷簡拔之恩辱執事甄收之末未知所報且謂周公之世未可無周公之士以負周公也是以冒昧言之惟執事加察焉

復尚書東沙張公

沈愷

台斗在望不遂瞻依仰戀曷極近勾章君來顧辱教翰重以郡乘貺及是乘出自公大手筆法嚴詞古此海內數十

年所未見以一郡槩之天下可世式已但愷往叨大郡多所謬戾得逃姍笑不為不厚倖至乘中所載乃過辱獎與且鄙言俚語並為收錄是拾唾棄以備筵舉垢污而歸海感荷包容分非木石幾圖悃布莫遂紹通罪負山積如何可言吾公盛德至丈播在宇宙而中外嚮風已非朝夕矣雖杜門著述為千百年計而四方多故弘濟時艱恐安石不能久遂東山之適也愷粗遣如昨灌園教子之外一無事事几上惟有芝園集一帙時取讀之不覺下拜矣夫摛詞揆藻世所指為文人詩家者不為少也率多剽竊陳言援人門戶植己堂與人固笑之矣其不然一人而數變一體而互更初而學一人焉中而學一人焉終而又學一人

焉及其弊也學漢不成流而之于宋變愈下矣雖使天下
人定吾低昂猶之以鏡鑒貌半似一人焉半似一人焉已
且不能辨其妍媸人其能低昂之耶大都成家易名家難
名家易大家難若公者非當代所謂大家耶文似先秦兩
漢能自為體不祖襲片言詩古體似漢魏朴矣能鎔其質
通體似王孟逸矣能培其醇他若說林似左國諸賦似屈
宋古且奇矣又能蟬蛻迹離翻然而入于化蓋公充養完
裕表裏粹精以故圓融中規刻畫難尋神變無極直造玄
乘雖其折衷上古取材異代要之萃諸家之精而會其全
者也斯其為學林之鉅匠藝苑之宗工傳之四方流諸金
石豈獨侈聲明時終當與大寰爭雄長矣愷學殖荒落知
局識淺敢僭及于此是誠以不肖論賢甚不自涯然精金
純璧天下自有定論在公固當自信何待羽言臨紙惘惘
東望豈勝馳情

獻仲兄書

袁袞

袁白仲兄足下省覽家報乃知病瘡京邸不獲就試命實
為之非戰之罪嗟乎復何尤哉竊以生人之業立德立功
立言而已時有利鈍勢有逆順志以勢達功由時建是故
高勲茂烈智者不能先圖安榮尊顯明者難於逆覩語云
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離朱之明不能自見其睫何者
勢弗便也士之砥礪名行者豈少哉循孔孟之訓述詩書
之藝履繩而趨蹈道而行口無辟袞躬無瑕纇然而宗黨

之弗稱友朋之弗信司府無推揚之譽王公罕薦引之助
何者時弗可也故曰聖不能違時賢不如乘勢由此觀之
立德立功之塗斷可識矣考往哲之遺業較碩儒之通論
功由我立德自我宣播菁華於典述粲章式於辭文範模
無窮綱紀不朽立言之道斯為美矣大者刪修群經次之
勅成諸子揚其流則疏傳並興綜其實則史籍攸著下之
託意命辭宣情暢鬱詞賦論辯讚頌規諷小道可觀猶賢
乎已古之為士者少而誦習壯而試用靡不由此是以漢
氏制作猶有可觀賢良文學往往而是自漢而下誠無譏
焉何者絃誦之化衰而賓興之典廢考課之法壞而論辯
之意微聲律之學興而經制之規弛粗通訓詁者謂之學
士稍知帖括者謂之經生上求下應靡焉同風博雅君子
所不忍聞弟也資財既局聞見不廣上無良師下無益友
兼之習業時好牽纏故習刮磨靡效譬之越人之燕卒難
燕語憤悱之機何可言喻孟氏不云乎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張墳典之大業廓俗學之迷
途示我德音吾兄勗之而已

復李驗封伯華書

袁袁

鵬鷄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
恥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
合也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
於三敗雪曹劄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

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
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閒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
涉其藩域擬其菁華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
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
覽古文啜菽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
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
則欲躡霸王之畧高談濶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踈迂加
之簡嫌深衣褒袵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
士張公孚敬桂公蕤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茂
衛青近鑿李豕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反目而僕屹然
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

束縛呼聲動地榜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卧圜七
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籲天無門而聖上垂思曠
蕩宥其大戾授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
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
操錢鏹忘其作若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
桔槔當戶篋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足
抱甕灌園釣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兀然
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從吾
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為室編蓬為
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
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

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為趣效轅下駒規規如禪
中虱哉

答王磔谷

張岳

往在江右時獲接熊生萬化所寄手教正欲奉問左右東
歸忽忽又三四年矣緬仰之懷非可言喻解戶至伏承教
言備審近日起居之詳不勝慰浣真州終非久居之地祠
堂婚嫁粗畢似當束裝歸莆然莆無舊業而世態紛華要
之珍膳醜味之中亦當梅蓼一二味存其酸辣乃有風趣
爾此道不於先生之望而誰望安南之議士大夫談之數
年然皆出於一種喜功利尚權譎者之口沉静守道者初
不談也大抵近世學術不明廉恥道喪士大夫徃徃犯見

金夫不有躬之戒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奴隸所不
屑談者而妄託以為經濟自媒自眩且不論三代何如孔
孟何如就我朝成化弘治中前輩亦有如是習尚否也孟
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跛行放淫辭以楊墨為禽
獸儀衎為妾婦闢土地充府庫戰必克者為民賊而善戰
者又服上刑聖賢之言良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柔巽
之風終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既廢而復興
東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為詭激縱橫之習故
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之盛衰不外在四夷
而在士夫之心術明矣且就今日四夷言之士大夫果有
深謀竒略能為國建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何也秦寧

三衛肩項之疾也河套腰脇之疾也若安南則膚爪之末
爾舍肩項腰脇而治膚爪失其等矣昔人有畫狗馬難畫
鬼易之說三衛河套形勢切近一言不售則其術窮安南
遠在萬里徼外未必便有實事謾為大言爾其守方拘文
自知不足以料敵應變切恐今之談安南事者大抵多半
畫鬼也次厓初到此慨然有勒功銅柱之意某屢勸以且
去孔孟故紙堆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一時之士殊
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出口矣其前年八月抵此將及
兩載多病兼以吏事素非所長旦夕俟以微罪訶彈而去
歸卧林下倘先生歸莆得以侍杖履領誨言平生之幸也
未有奉教之期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不一

與胡寵之書

童承敘

敘白遠隔逾秋怔悵增勞想離群以來縷縷一也僕之於
君異體同心合道齊軌併以弱冠結西京國佔畢鉛槧戮
力相規出則聯袂九衢入則并棲一舍芝蘭同臭何殊於
茲丁年分携馳驅塵鞅君則遊覽梁晉僕則經涉魯粵東
西南北奄忽歲時睽絕之思如何可言往者角執鄂都藁
桂秋山復叨附驥生平意氣乃茲一信縱黃鶴之大觀弟
鸚鵡之廢蹟疏大別令東倒障漢波使西逝何其驩也獻
賦上都翱翔雲路僕復不幸創痍浸淫皮膚痛苦方卧長
卿之病兼動馮驩之歌而君時在軒車垂意眎睐古云知
已昔謂無之迺今見矣感嘆發憤冀得同升以永咲樂而

劉蕡見忌李邵謬登命也如何凡在雋流同斯嘆惋嗟乎
漢嬙無命楚和失時雖揚蛾入宮懷瑜赴闕祗益其悲泣
爾君擢秀鄧林駛流清沚隱神物於豐城燦夜光於川澤
良時多暇高朋萃止躡屣峴首接離劍着銜杯習池銅錐
齊唱重以鯉對趨踏萊衣熠燿俛仰之樂孰踰于茲且夫
駉驥垂耳於槽櫪游鳳委翅于枳棘固未殊絕也及其霜
蹄蹀躞勁翮聯翩高翔青雲顧盼千里豈必借翰于扶搖
假力于箠策哉僕浮名冒繫夙病糾纏欲委置長往則親
心未慰低首跼蹐則羈情潦倒又恐毀棄路遠傷其明喆
是以輾轉徘徊重憎怛且則廢食夕則倦寢每不自持
輒從二三君子或周章在途或歌嘯永夕或濡毫宣暢

紆結或張蜀絲雜引商徵加之秋氣蕭瑟木葉辭幹明月
入帷涼颺夜起悲笳微吟哀角徐動于斯之時百感駢集
五情並亂仰鐘陵之日望太行之雲楚畹蘭芳湘皋草綠
言念初服何時可忘此阮籍所以當途而哭王粲所以登
樓而悲者也安得從君尋故山之樂信久要之雅哉夫達
士論交匪寄形神千里之談有如傾蓋何也以其相信也
故特與君陳其大較逸情隱志庶其亮之嗟羣飄寄沙磧
帳離隔矣關河伊阻杳難涉矣悠悠我心何時歇矣努力
明德各敬厥身志慙縮地義存斷金飄飄北風有懷德音
寄舒子
王廷陳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

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諂承故於
 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
 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遊見僕狼
 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
 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墻之中
 日與徒隸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
 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
 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妬
 行垂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
 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
 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

侶假麴蘖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
 自分身累百垢長為世棄乃稍稍稅拘攣之文逸瑣尾之
 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
 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
 於寒灰俟完於隋甑幾翔於鐵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未照
 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
 志在豐草西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
 腴飼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
 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
 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
 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

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為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矣風便再錫教旨

答張東沙

王廷陳

明公鵬圖學海鳳覽儒林談藝則沃柢以敷華議政則具儒以本吏獎恬而抑競故亢矯之士蒙褒略迹而求心故流俗之毀不入蓋人倫之師表非才品之能盡也邇者借重湖湘甫歷時月稍稍頓飭政局維新故近習則胥史以及輿臺遠聽則州郡以逮邊徼多歷則父老能評則縉紳皆謂明公敏作能精寬大無漏暢適非誕精數不苛誠百司之備程連帥之攸準也至於退食從容自公多暇則觚

翰必操圖書在案誰知岳伯乃屬文儒其或游矚故墟感慨陳迹酌鸚鵡則傷神處士之遭醉黃鶴則引領仙客之駕憫旱則企沾神女之雨苦熱則願當大王之風軌羊公之政則殘碣旌思跡周郎之策則斷岸表烈近寓堂階遐盡封域凡觸情悰必歸篇什信知弛張乃文武之道體用為姬孔之學江山誠詞賦之資矣今又加禮巖穴寓目棄遺使者至門里人走視皆謂樵牧之鄉何有尊貴之賜如此竊念僕樗如無用灰似不然蒲柳先秋桑榆易暮泥塗曳尾霜霰被顛志以氣衰病緣慢積檢往作則頽汗愧其不工擬近製則心塞竟爾難就老徵遂著壯圖已隳豈意調偶合於希聲武幸憐於獨步固知大海不拒細流非有

色絲乃來東帛嗟乎蠟木厠萬乘之器駿骨辱千金之求
愧乏先容諒慳後至長夜難旦每悲竇氏之吟寒谷雖春
莫報鄒生之律尚待緒風滅熱病骨稍蘇自秉穉形敢求
良範雖負朝於尚白實望教於思玄

上程中丞

王廷陳

青石先生門下執事以名世之才發跡於齊魯之墟揚聲
於金馬之庭掇精於墳索之域按足於賈馬之室僕亦幸
然同朝侍尾鵷鸞之班然竟不得附交遊之末接殷勤之
歡奉譏彈之益獨於名家卷牒獲覲篇什竟日手之高誦
微吟恍若瑤華之在握明珠之照眼也氣奪心悸三歎不
已又安敢擊瓦缶於黃鐘之側遭曠消而為野音哉既而

執事出禁闥提兵符鷹揚河洛豺狼滅影頓使戈鋌化為
農器文事武備古罕儕倫僕時亦以口語橫遭譴逐待罪
裕州無叔夜之賢而負不堪之褊以致拜揖違宜逢迎失
措暴擊之隼乘其摧頽營樊之蠅共加搆會身淹梁獄履
影吊不能上書以自明叩心以致感而文法之吏皆棄
繩墨無折中處平之心而有重羅深錮之慘曩時道義之
交一旦革素改往畏與罪人比暱乃獨執事不奪多口垂
光高禁勉以加餐再為授簡失路之人恩成不報是後垂
翅故棲不務於飾高乏丘園之貴卑無簾肆之奇在泥淖
而媿龍蛇之德處山澤而寡珠玉之光乃徒伏跡於蓬蒿
之下甘心於鹿豕之群每謂龐德公隱於鹿門率妻子以

躬耕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滄浪漁父鼓枻行歌皆楚之逸人也心竊慕之學而未能志惟切於苟全自謂可以無咎豈知羗夷起於門牆而猛獸之爪牙乃在手足也向非執事至公至仁深知其不然力為之引手其不墜萬仞之淵飢羣虎之腹哉夫曾參殺人言之者三母為投杼羊叔子之不醜人也其敵而信之夫祐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母然此信而彼疑者何也心跡見諒異域即親擬議之明同枝何益昔人有謂日受千金之賜而不可以為知己者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為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多可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秦而尾生死信於燕豫讓衆人於中行氏而國士於智伯彼之心以地移行因王異者何哉誠以知遇之難逢思欲一效其忠誠委軀命而不惜也執事秉節鉞之權總連帥之職深仁淺乎湘流魏名俯乎衡嶽方將建不朽之業流金石之聲豈徒稱雄於翰墨爭長於詞賦哉僕當以其微能述父老之言采聞見之實於以顯存功德彰示方來也且醫桑之餓人猶能策名於後世僕雖德輕鴻毛賤同土壤猶庶幾與此類比乎肝肺之言敢因執事者布之

與殷子

王廷陳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之基豈可使宏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藥郤族均王謝閔等潘楊世

睦本其門素既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
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褵言歸百兩是將箕帚獲所
於是甥舅騰冰玉之譽龜筮告鳳占之吉風人詠其好逑
宗黨贊為具美斯天作之純休人倫之畢塗矣其或今跡
雖微先鬼則大胤支云劣祖德在稱則駕言歸女意屬振
微仁不遐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
或席門之眷甕牖之賓前微無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
駢角旋生無待能與滄塗拔起則知昌願托冀庇望諧譬
之食果略株棄牢收豕微新福於將來遠衆情而締納此
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覩也至若椎埋冗類墮墮狡童不
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

命負辜之徒導騶先驅之廝籛條戚施之狀俯仰無能侏
儒介眇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
乾沒而致多金資營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
醜卑流仰攀華胄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醜
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
衰遂至寘廉鮮恥明目醜頰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
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買絲忍使化
源釀為賈道於是犀壁金珠爛充簪珥冰純霧縠高貯篚
筐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闊視之人喜譏善誦之士
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之產入於駟儻之門
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裔生為合沓之人若牛驥共阜而

食死為同穴之鬼則薰猶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
由之化蕭矣士人贅行孰此為大哉僕常懷此而未有陳
也近見郡中婚媾多托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幸子稱品
審流別群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途毋使禮門頓開利竇
也

與陳兩湖

唐順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
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內奇才
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况如僕者才至駑下
曩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
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

之急於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云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
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笑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
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為文也亦安敢
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
設使不徒用於文而用之反躬為己之間即古人所謂勇
徹卑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
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
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及躬為己之說而謦
歎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為己之說而謦歎
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者之論文又安知兄之降心而從
而翻然變於其舊也之不為太速乎則又未始不自罪吾

二子者不能為古人反躬為己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
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也而豁豁磊
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
也寧野於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也
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
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
不能為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
得動搖云爾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
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為學也哉天
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
人知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

也人知任情佚宕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
為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而苦拘束而僕
則以為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
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真求夫率
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故人
欲之為苦海而循理之為坦蕩使兄不以僕言為迂也願
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侵尋四十
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間居體驗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
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為文每一抽
思了了如見古人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
眼藏在這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

墨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班說馬多是寐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手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斫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牴牾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顧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獎之於此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與吾兄一面談之

復東橋顧少宰

唐順之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譽未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為之貴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主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

成其所長明公譽疊好士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為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昆吾于闐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砥砭耳瓊瑰砥砭亦莫不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者自知其為砥砭耳僕迂戇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為古文詩歌追琢剌鏤亦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於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以游心六籍究聖賢之述作

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為世間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覬乎其外蓋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即使朋友欲為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丘園時也於公一不以為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為喜然而海內之士方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欣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于否泰

初爻皆有彙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鄰否之疇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煥熟儂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為才且賢者又徃徃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污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疇以長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副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為知己之私感而已迂踈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

至此特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
以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草草作載酒亭一詩用致嚮
徃之懷更希教之外具小書一部紗帕一端充贄惟賜納
是幸不宣

與陳約之書

屠應坡

約之足下僕不佞懷恂之褊心蒙丘壑之陳姿土缶乖
音乎大雅巴謠異曲於陽春自分與世寘所儷也而二三
知己如足下者乃獨傾蓋投歡飛聲嗣節聯禪周道決驟
休庭優游省闈則並檠方鏡揚推古今則鏘金叩玉共余
綢於祗苑班纓組於瑤林每屆令宵牖湛清酒明月在戶
蘭燈並輝飲若沃漏卮氣若噓温谷天地一瞬生死俱捐

樂哉斯乎以為千歲無爽也良時難豫盛事無常至於
三年耳足下執憲湖湘王生秉文鄒魯應德解綬鴻棲於
東吳而僕曳裾陸沉於司馬參商殊麗江湖異途靜言思
之恍爾有即若次律索遺於故詭逃虛希聰於足音也是
以未寐寤懷向風馳思西望懷仲宣之賦南首高延陵之
節東睇汶岱又憶子長過孔氏之廬徘徊而不能去也嗟
乎君子同道身睽志親哲人樂天晉退無疚僕初春抱病
今夏之季矣想足下已知之歲年未衰頽髮就改寧受重
馳悠之器哉方將稅駕吳丘及舟蠡澤晞髮天台之嶺濯
纓東海之波飛觴蘭亭探竒禹穴然後耽思六籍總貫一
家斯亦達人之大觀不朽之盛事也苟神會有徵盍簪偶

皇明文獻卷五十七
志則延平之劍豈隔殊洲卞氏之璞終為世寶耳處叢多
棘習險易傾足下與王生慎之裁言無敘聊布鬱衷時因
翔鴻竚聽逸響

寄屠漸山書

陳東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
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周文浚恒
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搦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
遙付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
藻績情致頗篤陳昔時嫵樂之悵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
周旋祇增惋憾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訢訢衿
滯之士揚鬢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

宮策竒清漢英釐樹實為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翮之絲
乘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
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
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塵缺玄髮變
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歛
嗟悽日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霽平於湘水弔賈誼
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氣再泣禰生彼數子
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古今異代
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噴
吼造天黑霧千尋黯黳蔽日哀嶺夜響鬼谷晝陰覘獸窺
形螿蟲射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

羈縛滄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裏竒不洩期會結束則朝
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
而吏曹謂當其慳慳且不知人生之樂况其它乎是以陳
子康積恨於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
竒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揆矣五十為壽
僕行年已過大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形氣支
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
何期親故不量徃徃以詭詞相慰盖孝標懷舊則絕交之
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違義命遠於情實
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為梁棟其斷在於溝中同畝之稷
上則響神而其餘委於雁鶩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

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
乃取徵於合劍論竒於效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
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
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耀丹青况僕為專命之使猶得參
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
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當飽母性高
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
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
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干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
廢未平力論不悉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束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滿溪忻然甚期一會迫雨潦溪漲
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輶車已先日背發慙灼如何昔人重
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絃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
煩暑跋涉伏惟無恙此邦故夷蠻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
有崇山茂林停嵐慘靄晝日不開硤澗深澗懸崖崿石馬
瘖不敢前鷲飛跼跼不能渡慄心茲時晡夜即之修坂感
昔賢之遺款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即署時與君席
地持蟹螯倒瓶浮白張目大噉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
不遂對晤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
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諭知愧夫人捐棄不付何以為
情昨計轍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嬭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為

懼悰今乃已矣當還白頰共為酸淚耳僕入楚來即有辰
沅之役數數偶旅所不可為具陳居北地日久竭至南中
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疾妻子靡然羸苦鄉
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農家也世乏炯迹門樹山薄
困鮮檐石之穠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莫廢炊浙而稚
年寡伎能釋擔負笈師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
衍負困之累懷毛廬江喜檄之情幸藉祿奉將八歷星歲
金門銅柱具所繇歷稍識宦情便嗒然可罷夫榮華之門
徐丞異運同管于廢歇惟彼蚤詰為能無吝幾圖割臂此
緣而親故中闌不仕無養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
亦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

返舊林散髮掉臂為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昆陵唐子
或言其抱病食不能甞甘便欲掛冠躡屣相依荆水之上
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逐什一之息量粟收雞豕
庶幾足母人饋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人李
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教官人罷則無所干貸誠然誠然
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餓餒當荷鋪抱
甕如瀾溪之毛歎無管之水尚一澆慳慳積懷貧非為病
黔妻有囊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
關下夫網三駭何禽不遂區區之忱先已自喜見說執事
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亦未敢告之它衆引姍笑
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忽復憶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
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章久闊情愴言何能悉

答許少華

王維楨

往奉華牘稱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世無知
之者讀之為大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
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之遊矚山水人固謂
放浪形骸濶畧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
也彼其始豈不欲為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
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
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標植皜然而不污慎修而不爽當
是時自謂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
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遺鑠遂令韓非

孤憤殷浩書空樓李廣於南山竄楚平于澤畔百懿不錄
一青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
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阻則情鬱
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嗟耳亦若陶之酒阮
之琴稽之鍛王之聲樂謝之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
謀人國者不務亮志憐才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癩摘寸朽
遂使全壁受疑合抱見斥公由是不獲奮矣楨為之大息
者此也強胡數為邊害執事者講武遴才念正懷也然今
日用一人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
去之官頻易而勳隲患漸深而莫之採藥何者用者非才
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徃楨從朝士間為論真

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
意拂以惑於讒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
已乃盡謝諸累蓄直反初容髮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
故乃陰誘其衷裨之願精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
檄輒還不得淹卧丘樊遂不能驅馬曲江乾岡之間攀接
顏色一慰夙昔聊布款曲式答芳訊見太華公為道維楨
惓惓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公誠
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
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殊即公

自以為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籍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為奇絕固未有蛇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為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辯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為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

韞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婉密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固取遷史較之則遷乃踈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禩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

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
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諭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
多俗不能更往為別儻軫教懷無吝嗣音

答余文獻書

王維楨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指標格咸有踔古絕
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克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亦不
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知面易知心難
信夫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蕪材上智瞭瞭
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蕪材者與之傳
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搦管摘詞則宏深而奧衍與
之應世效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胃即戎則制

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古品今則倫擬殿最
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
易移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灾眚之故則種種當實
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即自關中人士計
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蕪才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
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蕪
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躡高爵自信所具也五
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才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
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
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
圓如丸才決如弩神通變化如雲煙禽魚離合隱見不可

測擬乃始搦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
攻之不入覓之弗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鬪耳非大將
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效用是
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效乃偷食大庾與鼯鼠伍僕甚
報焉夫效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
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毛髮半改惟是心獨赤苟有
庶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筭
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駑下然亦瀝膽斷筋往矣如
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
嘿撼促終日閉關忽與王生解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
明披腸以見愫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辯

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巖廊心
冷如水殆謂僕有執熱之想邪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
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為鵠既幸通籍金閨
叨班王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
思乞職效用冀得一當以報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
華灾膏之數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以焉本無異懷
反觸疑喙乃今回腸反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孔文谷書

王維楨

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鄙野
謏末人也于時輩為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遊解頤示
坦披肝見愫僕實依戀嘆伏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

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投者而僕自
省牛驥殊才鍾缶不同量固莫有能券合者則復吟吟愧
訟之矣世俗所尚咸兢兢尺寸之間最下瓦合公高標濶
步去流俗何啻千尋每與沃州呂氏言以為文谷公瑰奇
設若不困於例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丙魏之業豈多
讓哉漢唐以來柄政樹勳每多椒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
厄塞也國家監於梁霍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之士
間亦坐此頓矣歷秋及臘有抱鬱鬱而不得舒思見君侯
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薄郊畿而莫之能挫諉之粹變
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為挫乃迺迺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抗
身奮舌息衆囂而定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奈何此僕拊

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
可者半則議之謂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
疆我兵倒戈明明知弱強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為師
涓即善聽然瑟竽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涉然塗徑多
岐不審其適今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議
者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衆
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復相推轂又何讓
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搖筆不覺煩贅諒
公不以為誕謾也計吏將翰劄至臨去取報屬卒卒不能
即予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歸鴻順幸惠德音

奉東沙張公書

劉堯誨

堯誨後學每喜聞天下長者舊嘗讀芝園集諷詠千百言
雖不盡解而神交於鑑湖禹穴若得而尚羊于其上也覺而
後遠不勝惘然既遊兩京嘗從高賢之後索談名品數東
南之彥乃獨委心於下風何令人企慕至此顧明翁已遂
閒遜美矣而彈鋏之士尚徼寵於嚴壇操觚之流每乞靈
於玄圃明翁方且托漁釣而逃之空闊之外而求者猶疑
於涸遡往來之間其將得乎匪佞匪佞僕待罪海邦暮月
矣恥姓名微薄不敢僭通於門墻然年來懷古景行願望
見尤切忽承明問齒及荒慵華牘清裁幸已竊嘗芳潤矣
三飫之而不能釋口乃知明翁之滋味我也固將藉此以
寄不朽榮幸可言賢郎得同事一方諸凡荷賴寔多即無

與司馭李孝甫

劉堯誨

來教已心識而別目之也李子旋浙促促具復不恭容當
專啓馳候統祈慈鑑不宣

與公初遇於南雍於今凡三遇公矣三十年之間聚散升
沉一切可喜可戚之狀自今觀之舉為陳迹况此會又在
於窮海五千里之外故人知己足跡不到之地乃一見而
遽言別來者之情近於厚而去者之遽又疑於薄倏焉又
將俱陳之也固奈何且公將入內與聞人上客交臂而議
於世我尚處身於危鎮之中而受察于時悲歡之事自不
可同然知公之不能棄我也別後定有可以長救我者予
日望之若有故人相問則曰此狂老之態不改且告之曰

將欲逃于世不足交也外無囑疋帛寄思齋幽明諒不隔也更望為我告之餘不一

與李山人賓甫書

余有丁

之白下白下人無當也惟有崇臺絕巘為六朝時所遺者尚可作賓主故嘗小舁挈榼油然獨往相與酬酢之或假宿或即返無論時時而少間則據梧藉草微微有所吟咏而最暇料頭箕踞於埤竹官柳之間嗒然自適已此之為吏真足稱隱獨有故人在故里間者不可得見而共晤咲為樂也蓋脉脉想念不置焉足下近時趣况何若篇什何若諒已積笥矣恨又無能得一諷誦之足下閒甚何當命一舟過建業來與鄙人一傾倒也從棲霞寺歸而小僕促

裝將行因勒此為訊併作起居狀而感謝之私不暇著云尚容嗣布外小詩奉教幸咲擲之

尚谷圖亦不精奉
幸知禮之
亥解二因備此
時并於
裝訂為
而氣攝之
亦不
類書云



